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一六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節文十五卷 不著撰者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一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元〕朱申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一九九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綱領一卷提要一卷列國東坡圖説一卷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諸國興廢説一卷(一)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吉澄刻本……四一七

春秋左傳節文十五卷

不著撰者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節文十五卷》提要

春秋左傳節文

隱公

經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

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
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
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
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
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
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
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
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
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
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
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
謂乎

【經】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illegible]
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
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
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經】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
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
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
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
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
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
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
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經】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
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

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經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

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傳】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經】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傳】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經】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傳】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

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傳】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卷二　十一

音義

【經】鄎 於晩反　【注】共 音恭　亟 欺冀反 數也　為 去聲　太 音泰　祭 側界反

焉 於虔反　[illegible] 同　厭 於豔反　貳 而屬也　暱 女乙反 親也　帥 音率　難 去聲

去聲　遺 唯季反 下同　繄 烏帝反　語 去聲　隧 音遂　洩 羊世反 舒散也

施 去聲

【經】咺 呼阮反　賵 芳鳳反

【傳】質 音致　要 平聲　薀 紆粉反　筥 九呂反　泂 音迥

【傳】屬 音燭　舍 音捨　馮 音憑　夫 音扶 下並同　荷 河可反

【經】濮 音卜　【傳】為 去聲　媯 音歸　[illegible] 七[illegible]反　[illegible] 音軫 重也　從 去聲　還 音旋

卷二　十二

[illegible] 音[illegible]　獳 奴侯反　與 音預

【傳】度 待洛反　蒐 所求反　獮 息淺反　數 所主反

【注】旣 其器反 至也

【注】復 扶又反　輕 遣政反　耼 乃甘反　殪 於計反

【經】菅 音官　郜 古報反　【傳】勞 力報反

【傳】度 待洛反　任 音壬　[illegible] 音[illegible]

【傳】大 音泰 下同　閼 於葛反　輈 音舟 車轅也　棘 戟也　傅 音附　蝥 亡侯反　弧 旗名　呼 火故反　共 音恭　與 音預　復 扶又反　為 去聲　量 音良

【注】竟 音境　韙 音偉

春秋左傳節文

桓公

【經】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

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經 夏齊侯鄭伯如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經 大雩

傳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經 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

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

軍之饋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
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
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
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
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
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傳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
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
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
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傳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
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
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
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
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
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
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
而還

傳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
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
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
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
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
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
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
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
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
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
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
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
皆免之

傳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
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

謚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
糾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
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
其死也

【經】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傳】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
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
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
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
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
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
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
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音義

祊百庚反

【傳】大路玉路祭天車也　越音活結草爲席　粢音咨黍稷曰粢　食音嗣　鑿精米也　幅音逼　舄音昔　衡維持冠者　紞多敢反冠之垂者　紘音宏纓從下而上者　綖音延冠上覆　率音律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　鞞音丙佩刀削上飾　鞛布孔反佩刀下飾　鞶音盤紳帶也　厲大帶之垂者　游音留旌旗之游　纓在馬膺前　鍚音揚在馬額　鸞在鑣　和在衡　鈴在旂　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上

雒音洛

【經】靖才井反　覬音冀　覦羊朱反

【傳】拒俱甫反方陳也　陳直覲反　曼音萬　麗力知反　繻音須　旝古外反旃也

隕于敏反　勞力報反

【傳】蟄直立反　見賢遍反

【經】食音嗣　畜吁又反

【別傳】遂於委反　羸劣追反　率音律　且子余反　牷音全　腯徒忽反

族七木反　蠡力果反

【別傳】帥師所類反　二帥入聲　餼牲腥曰餼　魯爲去聲　妻七計反

【別傳】共音洪

【別傳】屈居勿反　郎音云騶騶邑　蕭音蕭　隨絞州蓼四國名　絞

古卯反　蓼音了　莫敖楚官名即屈瑕也　虞度也　濟益也
別傳　還音旋　見賢遍反
別傳　舍音捨　汪池也
傳　埸音亦
經　濼力角反
傳　讁直革反　譴也

春秋左傳節文

莊公

傳　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別傳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經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
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
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
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
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
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
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
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
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經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八月庚
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
子糾殺之
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
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
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
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
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
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
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
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堅其旅虜故逐之

經 秋宋大水

傳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傳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經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傳 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經】夏，公如齊觀社。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經】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傳】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議論能品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經城諸及防

具品

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談論具品

外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

能品

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春秋左傳節文

閔公

經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經 冬齊仲孫來

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傳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別傳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經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
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
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
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
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
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
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
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
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
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

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
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
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
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
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
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
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
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
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
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矣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
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
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
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
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

子将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
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
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別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
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

[illegible]
[illegible]小去上聲複扶又反王于況反
為大去聲廖力彫反
守手又反下同熒戶扃反去上聲難去聲
從才用反國政正也適[illegible]同令上聲公衣去聲身衣
同尨莫江反雜色也賑市軫反阻莊呂反擬也[illegible]上聲諗音審告也

春秋左傳節文

僖公上

【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人執陳轅濤塗

【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
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
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
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
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

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
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
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
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
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
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
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
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
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
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
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
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經 冬晉人執虞公

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
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
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　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

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經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甯母

傳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經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經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經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

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經　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
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
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以長世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
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
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
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
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
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
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
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
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
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
舟之役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

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
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
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
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
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
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
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
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
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
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
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
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
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

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

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

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

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

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

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音義

【經】少去聲軨音零地名鄍音冥虞邑有虎川反

【經】陘音刑【傳】棣大計反是爲去聲徵左亮反

【傳】罧直救反兆卜兆辭也渝揄並羊朱反賁墳扶粉反辯辨兵免反袪起魚反翟音狄

【傳】偪彼力反馮音憑晉使去聲上陽虞國都振音眞賁音奔焞他門反

【傳】去之上聲共音恭

【傳】耋音迭勞去聲遺去聲

【經】丕普悲反藐妙小反辟音避同隰音習

【經】守音狩勞去聲雍於用反背音佩傅音附

【經】解音蟹去音袪孫音遜張音帳號平聲愎皮逼反輅五嫁反拔蒲末反免音問衰七雷反要平聲任音壬餘音怡刲苦圭反衁音荒血也車說音脫輹音福數乎色主反蛾魚綺反

議論　章法 句法

春秋左傳節文

僖公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西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經】秋宋人圍曹

【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字法）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

敘事能品　議論能品　句法　章法

經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辭令　能品

經 晉侯夷吾卒

傳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不焉請待于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

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

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

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
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
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
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
公于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
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
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
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
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
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
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
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

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
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
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
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
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
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
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
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
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
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
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
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
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盗况貪天之功以爲己
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

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

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

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

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傳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

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
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
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
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
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
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
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經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
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
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
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
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
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
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
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
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
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
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戍穀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

卷六 十四

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

卷六 十五

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

從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

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

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
入三覲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
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
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
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城濮之戰
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
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
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
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
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
賞刑之謂也

經 楚殺其大夫得臣

傳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
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
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
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
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
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
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
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經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傳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
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
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經 曹伯襄復歸于曹

傳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
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
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

介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經 冬介葛盧來

傳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經 晉人秦人圍鄭

傳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

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經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傳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經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傳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經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傳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經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

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
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
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
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
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
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
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
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經晉人敗狄于箕

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
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
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
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
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
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
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
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
之冀亦未有軍行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
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
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

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
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
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

音義

【經】鄫似陵反　【經】郳音倪
【傳】儳仕銜反不整陳也
【傳】期期上如字下音基　碎如亦反罪也　頡戶結反　牆在良反　咎市刀
反　儵音修　橐左刀反　鞬九言反　奉上聲　匜以支反　從去聲　令狐
音零　郇音荀下同　中音仲　宿　藏才浪反
【傳】郕音成　酆音豐　邗音于　不音否　韡音緯　閱呼歷反　惏力南反　欿
大感反　汜音凡　攢才官反　呼呼喚反　故　諜音牒
【傳】蔿于委反　說音悅
【傳】兇音洶　百音陌　西廣音古曠反　宛於元反　辟音避　鄬戶圭反　丘陵險
祖名　每亡回反　鹽音古　韅許見反在馬背　靷以刃反在胸　鞅在馬腹　絆
音半在馬後　子人姓九名　宥以束帛也　嫁音盧　賁音奔　酉
筏扶反　虞　馘古獲反
【傳】縋丈偽反
【傳】欿在感反
【傳】先悉薦反　積子賜反
【傳】奔音奔　墮許規反　鄉音向　肯所景反
【經】僖于劫反　軍行音杭　汎音雉水名

左傳節文

少公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

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傳〕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

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經〕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

原缺第四葉

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傳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經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傳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經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傳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

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經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傳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經 狄侵我西鄙

傳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別傳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

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經 秦伯使術來聘

傳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經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

不待期而濟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
侵晉入瑕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
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
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
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
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
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
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
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

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
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
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
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
帑其處者爲劉氏

經　邾子蘧蒢卒

傳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
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
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
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

經　諸侯會于扈

傳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
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
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
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

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
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
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
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
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
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
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
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

章法
句法

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閒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敘事
能品

議論
妙品

【經】莒弑其君庶其

【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

章法
句法

章法

章法

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illegible]敦 [illegible]難乃多反 [illegible]丘倫反 傳 干音千 教好賀反 呼 嚚音頻 傳 呼火故反 嘽式祇反 傳 先去聲 宦知律反 傳 愾苦愛反 恨怒也 傳 漸似廉反 傳 行音抗 鉞其廉反 傳 抒直呂反 除也 偪彼力反 姞其吉反 耶婢支反

傳 帑音奴 傳 招音韶 刳苦胡反 傳 樂音洛 傳 綏退軍也 愍方言云傷也 中行戶郎反 譟素報反 傳 蔵[illegible]反 䟸疾走貌 傳 還音旋 隤音頹 敳五才反 檮戭音演 [illegible] 尨降音厖 抗 渾戶本反 敦徒本反 含音[illegible] 饕他刀反 餮他結反

春秋左傳節文

宣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

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經 楚子伐陸渾之戎

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經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傳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

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經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

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

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

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經 陳殺其大夫洩冶

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經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經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傳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傳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宣公

楚子圍鄭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經】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疾而昧者何必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
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
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
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
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
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也果遇必敗彘子尸
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
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
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
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
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
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
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
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
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
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
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
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
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
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
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

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

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

衛不徹警也郤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
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
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
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
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
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
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
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
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
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
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
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
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
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
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
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
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
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
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
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
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
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

議論　妙品章法

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
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
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
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
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
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
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
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
明晉侯使復其位

經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
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
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
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
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經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經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
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
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經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
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
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
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
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
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
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
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
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

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
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
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
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
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
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
道也其何不濟

經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

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音義

傳 臨 力鴆反 大 音太 幾 音冀 尪 烏黃反

經 郱 音瓶 傳 勦 初交反 又子小反 洫 許鬼反 汋 章略反 耆 音旨

郔 音延 飲 於鴆反 敖 五刀反 鄗 苦交反 蚡 扶粉反 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

廣 古曠反 知 音智 屏 步丁反 長 丁丈反 射 食亦反 散 側留反 麋 亡悲反 錡 魚綺反 憾 胡暗反 說 舒銳反 屈 居勿反 軘 徒溫反 卒 子忽反 拒 音矩 右拒陳名 游闕 游車補闕 惎 其器反 扃 古熒反 惎教也 扃車上兵闌也 逢 音龐 逢氏 嗾 素口反 房 舍前 觀 古亂反 暴骨 蒲卜反

經 傳 音附 還 音旋 號 戶刀反 戶到反 一 麴 古下反 鞫 起弓反 窅 烏九反

反 井也 已 音紀 舊音以

經 賓 音擯

經 儁 音俊

經 項 音傾 斂 音廉 卷 音權 賁 扶云反 使 所吏反 豕 直是反

春秋左傳節文

成公

傳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經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取汶陽田

傳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
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
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
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
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
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
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

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
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
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
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
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
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
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
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
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
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
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

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
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
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
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
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
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

原缺第五葉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
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
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
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
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

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
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

與師僕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師歸范文
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
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
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
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
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晉侯使
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

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
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
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
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
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
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
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
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

原缺第八葉

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韋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別傳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

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秋公至自晉

傳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經　梁山崩

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經　吳伐郯

傳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經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經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經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經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傳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經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經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傳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傳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經 丙午晉侯獳卒

傳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
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
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
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
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
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
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

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附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
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
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
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
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

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
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
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
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
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
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

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
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
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
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
矣夫

【經】三月公如京師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

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
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
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
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
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
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
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

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
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
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
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
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
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illegible]

[illegible]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illegible]
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
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
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
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經】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
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

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
師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
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經】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
師敗績
【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
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

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

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

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卷十

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

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

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經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經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傳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

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經 曹伯歸自京師

傳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經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別傳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經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經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

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

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

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經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經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

以紿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音義

【經】郤去逆反犨音安【傳】嶭音并山名觶音日懷音患毋音無孱仕產反宛紆元反茷扶廢反呼火故反窌力救反麃魚驁反盡東津忍反從音縱【別】【經】屈居勿反屈巫巫臣也【傳】辟重匹亦反曰辟音避【經】郲音謙【經】御魚呂反【經】鄆音運【傳】菅古顏反蒯苦怪反【別】【傳】稅吐活反又始銳反操七刀反【別】【傳】罷音皮縣音玄閒音閑【傳】脤市軫反【傳】瞀莫侯反涑音速稱尺證反鍼其廉反【傳】句音勾輿音預話戶快反奸音干厎音旨亟去吏反匄古害反賁扶云反蹶子六反淖乃孝反又徒教反弢他刀反韎音妹跗方于反溷戶昏戶本二反茀府勿反翰音韓輅五嫁反【傳】壞戶怪反一音懷隤徒回反【傳】洹音桓瑰古回反

傳 爲于委反

傳 吾音魚

傳節文

襄公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寗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

小祭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
鄭人乃成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
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
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
耏外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
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
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
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
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
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
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
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
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
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
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
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
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
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
司馬士富爲候奄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
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
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

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四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國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經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衞寗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

寇不爲害民不能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經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經 九年春宋災

傳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傳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

旣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經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衞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傳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

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
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
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
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
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駕而楚不能與爭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
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
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
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
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
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
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
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
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
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
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

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
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
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
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
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

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苟辭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經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

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經傳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經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

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經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別傳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經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經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

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別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別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

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
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
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
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
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
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
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
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
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經】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
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
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
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
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
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
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
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
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
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
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
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傳】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
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
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
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

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經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

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經】己未衛侯出奔齊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

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

即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

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

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誅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傳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經 冬叔孫豹如晉

傳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傳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

區而行誅、亦禍亂之本也。

經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

難、士蒻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
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
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
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
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
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
沂

經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
之德也

傳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
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
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
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
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
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
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別傳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
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
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
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
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
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
怒之亡之道也

別傳 衛寗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
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
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
遂卒

經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傳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

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經 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

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

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

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
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
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
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
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
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
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
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
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
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
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
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
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
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

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
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
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
出諸轘轅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
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
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
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
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
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
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
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
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
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
倍其賦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

朝、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經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人殺欒盈

傳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

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
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
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
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
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
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
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
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
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
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
沃晉人圍之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經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襲莒
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
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
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
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
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
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
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
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
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
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
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
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氂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
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
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
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
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

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經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

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

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

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經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別傳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

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經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經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
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
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
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
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
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
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
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
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
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
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
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
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
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

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
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
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
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

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
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
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
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
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

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
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
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
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
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
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
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
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
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經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
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
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
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
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
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
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
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
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
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
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
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
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
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

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別傳 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別傳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別傳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

原缺第五十九葉

從之叔向曰衞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將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郤伯從之人救之乎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經　衞侯入于夷儀

經　衞獻公入于夷儀　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經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弒其君剽

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衞侯衎復歸

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衞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衞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衞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衞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

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傳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經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

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別傳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雍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經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別傳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
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
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
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
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
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
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
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
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
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
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
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
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
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
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
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
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
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
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
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
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
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
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

辭令能品

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

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

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列傳】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別傳】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別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經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經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

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

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
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
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
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
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
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
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
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
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議論 具品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
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
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
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
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
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
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

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
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
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
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
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
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
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
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議論 能品

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
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
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
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
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
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
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
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

敘事 能品

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

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
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
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
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
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

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
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
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
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

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
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
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
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
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
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
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
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
鄭國

列傳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
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
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
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

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音義

【經】腀古困反又胡村反　【注】彨音而　【傳】貟音云　重平聲　【注】【傳】尨莫邦反　泥仕角反　亨亨烹同　洸五爭反　豷許器反　過古禾反　【傳】蹻居表反　【傳】揭九錄反　綆古杏反　疕芳鄙反　澨市專反　吾音魚　咮竹又反又丁[illegible]反　閼於葛反

【注】【傳】雅苦田反　選息戀反　【經】戲許宜反　【傳】鄟音專　紀音几　盛音成　蠆勑邁反　【注】【傳】積子賜反　【經】相莊加反　【傳】機音几　妘音云　【傳】蘊紆粉反　蹐蒲北反　奠勑略反　廣古曠反　輴徒溫反　【傳】宅張倫反　穸音夕　【傳】務莫侯反　婁力侯反又力俱反　或盍戶臘反　嗥戶羔反　逷他歷反　瞢莫贈反　【傳】櫟力約反又失約反　棫位逼反

春秋左傳節文

昭公上

經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
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
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
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
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
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
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

卷十二　三

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
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
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
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令
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
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
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
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
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
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
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
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
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
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

卷十二　四

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
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
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
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
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
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
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
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經】三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

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叔孫
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
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
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
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
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

列傳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
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
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
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
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
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
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
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
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
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
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
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
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
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
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
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
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經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
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
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
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

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卷十二　九

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

卷十二　十

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

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玆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

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經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

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
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
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
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
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
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
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羇齒無乃不可乎史佚
有言曰非羇何忌

經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
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
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
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
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
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
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經 夏叔弓如晉

傳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
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
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
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
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
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
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經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
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
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
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
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
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
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
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傳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
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
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
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
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
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
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
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
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
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
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
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
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
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
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

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
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
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
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
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

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

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

禮終始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
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
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
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
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
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
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
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
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
為其復取之之故、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
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
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
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
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
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
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
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
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
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
事、吉庶幾焉

經 秋小邾子來朝

傳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
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
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外傳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
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
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
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
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
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經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傳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經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

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

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

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經】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

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

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經】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

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

卷十二　二十九

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卷十二　三十

經 公如晉

傳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

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
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
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
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
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
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

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
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
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
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
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
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
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

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
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
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
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
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
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
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
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
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

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
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
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
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
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
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
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
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

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僑不求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
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
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六月丙戌鄭災

經 夏季孫宿如晉

傳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
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
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
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
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經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
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
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
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
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
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女其畏哉

傳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
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
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
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
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
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
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
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
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
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
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說乃逆之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
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
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
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

謂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經 三月公如楚

傳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

公懼乃反之

經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傳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鄭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産莒之二方鼎子産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

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經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傳　秋八月，衞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衞之嗣，衞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衞弔，且反戚田。衞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經　九月，公至自楚。

傳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
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
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
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經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傳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
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
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
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
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辰、故以配日

經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
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
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
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
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
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
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
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
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
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
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
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
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
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經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
公

傳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
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
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
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
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
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
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
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
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
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
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矣

傳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
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
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
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
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
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經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傳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
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
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
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
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

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
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附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
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
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
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
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經】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
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
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
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
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
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
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
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
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
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
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子仲還及衞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
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
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
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
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
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
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
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
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
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
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爲
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

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
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
曰、吾不爲怨府

經 楚子伐徐

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
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舃、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

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
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
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
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
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
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
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
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
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
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
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
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經】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

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

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經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傳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

不可子產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

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

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産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産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産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産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産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經 吳滅州來

傳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

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

別傳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別傳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
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
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
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
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
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
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
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
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
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
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
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
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

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
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
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
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
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
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
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
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
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
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
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敢不藉手以拜

【經】秋郯子來朝

【傳】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
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

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經 冬有星孛于大辰

傳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經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

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産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火之作也、子産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産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

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illegible]傳】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

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
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
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
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
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
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
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
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
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
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
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
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
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
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
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

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
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
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
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
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
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
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
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
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
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
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
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
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鄭大水龍鬭
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
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
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

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傳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

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

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經傳 鄭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㮇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㮇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㮇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音義

經 招 入聲 傳 墠 音善 重 直用反 夏 戶雅反 譑 音獨 穮 音標 蔉 音袞

共 音恭 戒 孚也 鬳 九倫反 比 毗志反 知 上聲

傳 脛 戶定反 覲 音館 姺 西典西禮二反

傳 選 息轉素俎二反 見 上聲 艾 魚廢反 蔭 於金反

傳 無終 山戎也 阨 於懈反 行 戶郎反

別傳 䞟 音握又音申 洮 他刀反 洮 如孝 黃 四國也 沈音審 禜 音詠

湫 子小反又音秋 近 上聲

經 麇 九倫反 傳 餼 音暨

傳 遂 傳驛也

別傳 趯 他歷反 數 所具反 適 丁歷反 焜 胡本反 任 音壬 區 烏侯反

反 燠 於六於二反 休 虛喻反 戲 許宜反 箕伯 直柄 虞遂伯

戚 四人皆弁後 行 戶郎反 遄 市專反

別傳 嫳 普結反

傳 丕 普悲反 墮 許規反

傳 屈 居勿反

傳 勝 音升 僂 力主反 豭 音加 取 七住反 猶 音由 際 文際 以 落 豭

猪血 畫 也

音仙不以……壽終也

【傳】𣦸 音食孫 㵹 上去聲丘附反 揚肸 食栗楊也 于敖 五報反

【經】蹶 居衛反

【列傳】柤 音查 芋 于付反 十日 人至反 癸 荒閱也 大蒐 僕區 隱匿

乜 區 烏侯反

【傳】鬣 力輒反

【傳】弗父何 孔父嘉之高祖 偪 紆甫反

【經】婤姶 上直周反 下烏荅反 縶 張立反

【列傳】魏榆 晉地 虒 音斯 蒯 苦怪反 蹀 力狄反 説 如字

【經】堋 北鄧贈二反

【經】【傳】坻 直疑反 傁 素口所流二反

【經】憖 魚覲反一讀爲整

【傳】秦復陶 秦所遺羽衣也 祭 側界反 招 常遙反 祇 音支又音祁

【經】費 音祕 【傳】區 烏侯反

【傳】遂 千委反 質 音致 許圍 許大夫 中犫 尺州反 邑名 過 古禾反

已 音紀 蘘 音郎 葉 始涉反 羆 皮皆反 能 音皮 訾 子斯反 夏 上聲 齊

餂 皆反 厭 於甲反 苛 音何

【傳】郟 工杏反

【傳】屈罷 上平聲 下音皮

【列傳】鄐 許六反

【傳】戲 悅全反 鞮 丁兮反

【列傳】參虛 上所金反 下入聲 黶 以斬反

【列傳】幾 居豈反 薔 才何反

【傳】媺 許靳反 橺 遐板反

【列傳】郠 古[illegible]反 負 音云 鱄 音專 瘥 才何反 禜 爲命反

【經】縶 張立反 【傳】郠 音縛 斷 去聲 騶 音留 掫 側九反又祖侯反 苑 於元反

【列傳】痁 失廉反 遄 市專反 燀 章善反 䮩𩣡 上子工反 下古雅反 煎 仕側反

【列傳】萑苻 上音丸 下音蒲 汔 許乙反 從 上聲 絿 音求

【列傳】摦 戶化反

春秋左傳節文

昭公下

〔傳〕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傳〕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經〕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

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經 有鸜鵒來巢

傳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經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

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
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
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
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
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
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
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

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
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
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
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
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
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
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

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
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
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
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
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
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
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
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
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
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
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
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
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
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

以盟鞴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云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經】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經】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經】夏、公圍成

【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經】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

王子朝奔楚

【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
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
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
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
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
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
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
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
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
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頾王亦克能
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
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頾王
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
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
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
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
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
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
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
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
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
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
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
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
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
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
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補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
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
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
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

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
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
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
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
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
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
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
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
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經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illegible]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
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
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
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
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
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
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
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

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
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
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
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
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
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
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

吳蘖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
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經 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

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

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外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

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

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入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

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

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

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宣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
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
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
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
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
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
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經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
公

傳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
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
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
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
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
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
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
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

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
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
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
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
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經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
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
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
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
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
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
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
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
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
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

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
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
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
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
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
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
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
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
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
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
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
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
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
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
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
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
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
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
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
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
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
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
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經冬黑肱以濫來奔

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經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

之法不敢馳騁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
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
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
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

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
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
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
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
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
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
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
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音義

趹張于反又張留反　【經】孫上聲　唁音彥　【傳】抶勑乙反　遄音船　公之平子弟　內入聲　郈音后　萬舞也　闞口暫反

【傳】楄柎上音駢下音符　幹骸骨也　僂句上音旅下居具反龜所出地名　賈音嫁

【傳】縳直轉反　瑱它殿反　齵魚鉤反齒　厭於冉反　朐其俱反　鬒之忍反　刜芳弗反　躩遣政反一足行也

【傳】攜戶圭反　頵子斯反　單去聲

【注】【傳】彗似歲反

【傳】鈹音披劍也

【經】爇如悅反　菅古顏反茅也　秆古但反禾莖也

【注】【傳】顛之忍反　惏力耽反　戊音茂

【經】頃音傾　【傳】御魚呂反　敝邑之閒音閑　肆勞也　罷音皮

【經】濫力甘反　【傳】數去聲　稱上聲

【傳】蝥亡侯反　衰初危反　揣丁果反

【傳】震音身　聞音問

春秋左傳節文

定公

【經】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

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經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經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
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
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
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
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
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

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
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
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
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
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
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
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
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
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
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
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
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

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
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
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
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
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
盟

經 庚辰吳入郢

傳初五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別傳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經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來歸鄆讙龜陰田

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陰之田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壬申公薨于高寢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音義

傳 栽 才代反又音再　郳 五兮反　莫 [illegible]良反

傳 亟 上聲　使不敢以告 不敢叔孫成子名　駕 音加

經 鼬 由又反　勺 市灼反　績 七見反　茷 步貝反又音吠　[illegible]氏 步何反

帥 音率

[illegible] 分 扶問反

[illegible] 歂 市專反

經 鄆 音運　傳 還 音旋　秖 音[illegible]

哀公

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

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
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
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經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
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

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
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
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
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
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
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

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
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
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
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
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
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

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
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
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
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
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
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
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
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

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經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稾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經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傳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弁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經 吳伐陳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傳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經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傳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

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經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

共命焉爾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經　吳伐我

傳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

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

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經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

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

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經　夏陳轅頗出奔鄭

傳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經　五月公會吳伐齊

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經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

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經 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經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於越入吳

傳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

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

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

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五年傳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

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

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傳】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傳】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

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
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
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
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
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
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
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
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
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
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經】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
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
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
名也君兩失之

敍事能品

【傳】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
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
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
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
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
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
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
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
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
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
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
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
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
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
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

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

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

三罪而殺之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

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

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

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傳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傳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

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傳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

寡君父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春秋左傳節文終

左傳節文十五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歐陽修編明萬歷中刊板也取左傳之文畧爲刪削每篇之首分標敘事議論詞令諸目又標神品能品眞品具品妙品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諸字前有慶歷五年修自序序中稱胡安國春秋傳及眞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與辨矣

矣於時若臧僖伯叔伯曷、
向拜孫豹之流於ㄅ
者亦是則種揚
原書呂鍇瑒
由才伎之之
拝集

說亦善言焉有若鄭晏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拜向之母於戴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精而不假饒削哉若剩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是故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於

文亦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之類誠有類於誣者其亦從考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出爲無也特余以爲王而後文頗不類疑非左氏之筆焉定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亦多從削蓋然乎臨且粹矣學者因是而形之則爲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亦當求其全以進於經正德癸酉二月既望震澤王鏊敘

此說又近於經洞也據公羊經止獲麟引二傳以證其說謂公羊所傳春秋之經至西狩獲麟而止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在西狩獲麟之後若續錄之後猶是孔子所脩之經則小邾射當與庶其黑肱牟夷同列而為四叛人矣今左氏稱三叛人而小邾射不在其數則引經以至孔丘卒者其誣甚矣[illegible]音亦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故杜預以為孔子因獲麟有感始作春秋作起獲麟春秋之作因獲麟而起則文止於所起故亦至獲麟之一句而絕筆也爲得其實杜預自謂此說比之諸儒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此又取公羊之說稱吾道窮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泣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亦無取焉杜預以為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霑衣之泣悲吾道之窮乎故不取其說也

春秋序句解

春秋左傳句解凡例

一依　朱文公通鑑綱目例以六十甲子列於逐年之首

一周王及列國紀年並詳注於魯君之元年其有易世則各注於本年

一周王紀年列於魯紀年之上尊天子也列國紀年首以陳杞宋者崇先代之後也次以齊秦晉楚者大五霸也晉文以後升於齊上者晉主盟最久也楚雖主盟而不升者不與夷狄盟中國也次衞蔡鄭者存與國也餘小國不錄者不繫乎輕重也

一羅文恭公節本例以一事首末共載一處雖便觀覽然非本文之正今不敢從其例但於注中詳具本末以見事之始終

一左氏之文善於辭命前後節本務[illegible]有刊削蹤者猶之今並載其全文以見左氏剛潤之工

一左氏議論有未安者各論述于本文之下

一俗本音釋多用借音雜以方言殊乖音律今本有不可直音者仍用釋文音切其合用圈破讀者或以平上去入別之

春秋左傳句解凡例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無爲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進齋劉　端仁　壽卿　校正

隱公

己未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傳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

故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

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

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丙申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丁酉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戊戌 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己亥十二年宋萬弒閔公立子游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皆醢之

庚子十三年

辛丑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

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之命乃縊而死。○蔡哀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言蔡侯自取之也）

壬寅十五年（鄭厲公元年）

癸卯十六年（是歲晉武公并晉，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曲沃伯為晉侯。武公卒，子獻公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雍糾之亂在桓公十五年）

（厲公出奔，祭仲專政。至是公入，殺公子閼，刖強鉏。）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甲辰十七年（是歲僖王崩，子惠王立）

乙巳十八年（惠王元年。晉獻公元年）王享醴命之宥（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丙午十九年（楚文王卒，子堵敖立）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丁未二十年（史記云周惠王立，五大夫伐周，立王子頹）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姦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戊申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己酉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

臣（羈，寄也；旅，客也。臣，公子完自稱）辭幸若獲宥（宥，寬也）及於寬政（寬政，大夫之政）赦其不閑於教訓（閑，習也。不閑教訓，非有所犯）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也。負擔以為喻）君之惠也（所負荷者，君之惠）所獲多矣（言已受賜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不敢以不才居高位，以招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不敢當也）詩云（逸詩也）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翹翹，遠貌）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言雖欲往，畏朋友之責以義）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公就其家飲酒，樂之）公曰以火繼之（欲以火繼飲）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夜飲為淫樂）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為淫）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言得公之歡而不使君夜飲）

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也）其妻占之，曰吉（懿氏之妻也）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五世，敬仲玄孫之子陳桓子始大於齊，位與正卿並）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

【傳】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往觀之）非禮也。曹劌諫曰（劌，魯人也）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秋，丹桓宮之楹（丹，赤也。桓宮，桓公廟也）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刻，鏤也。桷，椽也）御孫諫曰（御孫，魯大夫）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

以軍旅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四

僖公

壬戌 元年

癸亥 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乙丑 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孔叔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弗聽逃其師而歸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晉獻公卒。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經】十年

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

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

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

【壬午】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〇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是歲也饑而不害〇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〇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〇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脩祀紓禍也

【癸未】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〇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〇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〇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〇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〇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〇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

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師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

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卷之六

僖公三

甲申 二十三年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

狄人(德之)將以其女為后(將立狄女隗氏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言狄女不可為后)。臣聞之曰(臣下所聞之文所云)：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饗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丙戌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秦穆公出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言我已得原而失信）何以庇之（以無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所得少所亡多）退一舍而原降（以是知晉人之降）

傳二十六年（齊孝公元年）齊孝公伐我（孝公桓公之子）公使展喜犒師（展喜魯大夫 以酒食勞師）使受命于展禽（受犒師之辭於展禽 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未入魯竟）展喜從之曰（出竟從齊侯）寡君聞君親舉玉趾（玉趾君足也）將辱於敝邑（言將辱臨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言齊侯 故言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小人在下之人）君子則否（君子在上之人）齊侯曰室如縣罄（如縣罄言空）野無青草（野物未成 故言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言所恃者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周公魯之祖 大公齊之祖 言二公為周室之股肱）夾輔成王（言二公左右成王）成王勞之（成王嘉二公之功）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盟之辭）載在盟府（藏於盟府 書其辭）大師職之（大公為大師 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所以昭明舊職）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言諸侯望君繼桓公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不敢城守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孝公至此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夔楚同祖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 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 有疾不得嗣位 故別封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

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楚子將圍宋（宋叛楚即晉故）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 楚令尹 睽楚邑）終朝而畢（自旦至食時）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子玉 子文之子 代為令尹）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賀其舉得人）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蒍賈 孫叔敖之父）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問何故不賀）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言不能以入 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報宋贈馬之施 救其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二十九年

癸巳 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甲午 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二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

有罪（二十四年呂郤欲焚公宮而弒文公）可乎（言其父有罪可舉其子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言鯀湮洪水舜殛之於羽山）其舉也興禹（禹鯀之子舜舉而用之能治洪水有聖德是為大禹）

管敬仲桓之賊也（管仲相公子糾射桓公中帶鉤）實相以濟（桓公用管仲為相以濟霸業）

康誥曰（書康誥篇周公誥康叔之辭）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言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邶風谷風篇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下體惡而棄其上善）君取節焉可也（言君取其善節可也）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冀郤缺之父故邑復以與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子上楚令尹鬬勃）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言有文德者必不犯順理有武德者必不避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言子若欲戰則我退一舍汝渡水而成陳）遲速唯命（或遲或速唯汝之命）不然紓我（若不肯渡則汝退舍以緩我使我得渡）老師費財亦無益也（言兩軍相持不戰則老師費財無益）乃駕以待（乃駕車以待楚師之渡）子上欲涉大孫伯曰

不可（大孫伯即子玉之子成大心也）晉人無信（言晉人不可信）半涉而薄我（設使楚兵方半渡水而晉迫我於險而伐我）悔敗何及（則悔之無及也）不如紓之（言不如退舍以緩之也）乃退舍（子上退舍於是晉先渡）陽子宣言曰（陽處父揚言於眾云）楚師遁矣（言楚兵畏晉而逃去矣）遂歸（處父遂歸晉）楚師亦歸（楚兵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先是成王欲立商臣為太子子上諫之故商臣譖之）受晉賂而辟之（言子上受晉之賂而退師）楚之恥也（為楚國之恥）罪莫大焉（其受賂辱國罪莫大）王殺子上（是成王信其說而殺之）○

音釋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

聖之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嘉樂，大雅篇名。）

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

增修訂正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

文公下

壬寅 八年（戊申昭公元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是穆伯如周弔喪（魯使之往）不至（往弔周伯不至周）以幣奔莒（以弔周之幣出奔莒國）從己氏焉（己氏莒女穆伯去年爲襄仲之妻也爲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張本）

癸卯 （圍頃王）九年

甲辰 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息楚邑）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時陳鄭蔡皆從楚欲以伐宋）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圍華御事華元之父也）楚欲弱我也（言楚欲弱宋故伐之）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言何必待楚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言我實不能服楚民與君無罪而楚伐之）乃逆楚子（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去聲）遂道以田孟諸（宋導楚子田獵於孟諸之藪）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陣名）文之無畏爲左司馬（無畏楚人）命夙駕載燧（命諸侯早駕載燧以取火）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抶擊也）或謂子舟曰（子舟文之無畏字）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言當官而行不畏彊禦）詩曰（圍大雅烝民之篇）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民勞之篇）是亦非辟彊也（言此亦非避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言吾何敢愛死以亂官事）

丙午 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西乞術秦大夫）且言將伐晉（言欲伐晉）襄仲辭玉（襄仲不受秦之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

（照臨我國）之鎮撫其社稷（以鎮撫安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大器謂玉也）寡君敢辭玉（辭玉不受）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不腆薄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言秦有君子）厚賄之（厚賄秦使）○秦伯伐晉（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晉人以兵禦之）臾駢曰（臾駢晉上軍佐）秦不能久（言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晉從臾駢之言）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言臾駢大夫趙盾之屬）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言欲老我師）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言若使輕兵掩之）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言將有所待也）穿曰我不知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至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冬宋昭公將田孟諸夫人使甸攻而殺之文公即位

辛亥十七年晉侯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為質焉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親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

宣公

癸丑元年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伐宋，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晉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甲寅二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乙卯 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

國陳謂陳人無動（楚子令陳人無驚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夏徵舒之祖也。言我但致討於其家）遂入陳（陳人不禁，楚兵遂入之）殺夏徵舒（罪其弒君而殺之）因縣陳（因以陳為楚縣）陳侯在晉（陳成公以在晉）申叔時使於齊（申叔時出使於齊國）反（自齊反）復命而退（復命於王而退）王使讓之曰（楚子使人責申叔時）夏徵舒為不道（夏徵舒無道）弒其君（射殺靈公）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殺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諸侯及楚之縣大夫皆稱公，皆賀楚子）女獨不慶寡人（汝獨不賀我，但復命而退，何故）對曰猶可辭乎（言可得辭說乎）王曰可哉（許之言也）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言其罪莫大）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討其罪而戮之，君之所以為義）抑人亦有言曰（又有一俗語云）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徑也。牽牛行於人之田中以踐其禾稼，田主怒而奪其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牽牛踐田者誠有罪，然罪不至奪其牛）罰已重矣（如此則失之太重）諸侯之從也（諸侯從楚伐陳）曰討有罪也（言討夏氏之罪也）今縣陳（今以陳為縣）貪其富也（謂以是為貪一國之利也）以討召諸侯（以討罪召諸侯）而以貪歸之（其歸乃是貪利也）無乃不可乎（言其縣陳不當賀也）王曰善哉（楚子言之善）吾未之聞也（言我未嘗聞此言也）反之可乎（得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吾儕小人，譬如取人物於其懷，還與之）乃復封陳（於是楚復封陳國）

音點春秋左傳句解卷之十一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二

宣公下

甲子 十二年楚子圍鄭（去年鄭受楚盟，又從於晉，故楚怒而又圍之）克之（破鄭城）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楚，示服為臣僕之意）曰孤不天（言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不能堅事楚君）使君懷怒（致楚君懷怒之心）以及敝邑（親而為鄭）孤之罪也（此皆我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豈敢不惟楚之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若俘虜我民，使徙之於江南，以實海濱之地）亦唯命（此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若翦割鄭地以分賜諸侯，使臣妾鄭之民）亦唯命（此亦唯命）若惠顧前好（若楚惠而顧念前日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厲王、宣王，鄭之始封君桓公、武公之所自出）不泯其社稷（不滅其社稷）使改事君（使鄭改事楚君）夷於九縣（夷，等也。楚滅九國以為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

晉而服也於則楚怒之叛其自卑 叛而伐之 鄭叛而伐之 服而舍之 服其及楚 [illegible]

舍音捨 德刑成矣 討之以威刑 伐叛刑也 伐鄭之叛 柔服德也 楚之舍鄭 德也 是二者立矣 刑德不可見也 楚之德 昔歲入陳 去年討夏徵舒 今茲入鄭 今年克之 民不罷勞 楚之民無以疲為 君無怨讟 讟謗也 政有經矣 其政有常經不易也 荊尸而舉 荊楚也 尸陳也 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 遂以為名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商為行商 賈為坐賈 工者為其生業也 而卒乘輯睦 步卒車乘 輯和也 睦親也 事不奸矣 奸犯也 蔿敖為宰 令尹孫叔敖 擇楚國之令典 擇善典而用之 軍行 右轅 在車之右者 挾轅為戰備 左追蓐 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 前茅慮無 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 [illegible] 中權 中軍制謀 後勁 後以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動 [illegible] 軍政不戒而備 不待令而自備

能用典矣 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於親 外姓選於舊 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 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 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 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 德立 刑行 政成 事時 典從 禮順 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 何必楚 彘子曰 不可 晉所以霸 師武臣力也 今失諸侯 不可謂力 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 由我失霸 不如死 且成師以出 聞敵強而退 非夫也 命為軍師 而卒以非夫 唯群子能 我弗為也 以中軍佐濟 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 周易有之 在師之臨 曰 師出以律 否臧凶 [illegible] 果遇必敗 彘子尸之 雖免而歸 必有大咎 韓獻子謂桓子曰 彘子以偏師陷 子罪大矣 子為元帥 師不用命 誰之罪也 失屬亡師 為罪已重 不如進也 事之不捷 惡有所分 與其專罪 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 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於郔 沈尹將中軍 子重將左 子反將右 將飲馬於河而歸 聞晉師既濟 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 令尹孫叔敖弗欲 曰 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 參之肉其足食乎 參曰 若事之捷 孫叔為無謀矣 不捷 參之肉將在晉軍

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魏錡求公族未得，請使，許之。趙旃求卿未得，請召盟，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楚子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

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

楚師軍於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危，以為己榮，

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七年

齊頃公帷婦人，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於亂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十八年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二

且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宛茷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

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

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矣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

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侵衛，遂侵我。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盟于蜀。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

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三

成公二

丁丑 七年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子重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戊寅 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

士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布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傳九年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侯見鍾儀，召而弔之。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

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音，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楚子重伐莒，渠丘城惡，眾潰，奔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傳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辛巳十一年，公　晉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壬午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其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癸未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〇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〇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

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

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

晉盟于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功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四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五

成公三

甲申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成叔傲甯惠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乙酉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

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士匄趨進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郤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

對曰好以衆整（我答言晉之辭好以軍旅整齊）曰又何如（問子重又以何）臣對曰好以暇（我答言晉軍事整暇所以間暇）今兩國治戎（晉楚治兵）行人不使（行人使人通問不使行於交兵之時）不可謂整（非整則亂也）臨事而食言（前日以整暇對而今不如言則非暇也）不可謂暇（非暇也）請攝飲焉（攝持也請攝持飲以往）公許之（許鍼之請）使行人執榼承飲（以往於子重）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所以不使他人）使鍼御持矛（謂為車右御公故不得）是以不得犒從者（不得以飲犒勞子重之從者）使某攝飲（某鍼名）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謂鍼言好以整暇）必是故也（故以此酒見飲）不亦識乎（言鍼之識不忘前言）受而飲之（受其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放也放其使者以方戰而鼓）旦而戰見星未已（晨戰至於星見未已）苗賁皇徇曰（徇於軍中）明日復戰（明日復戰以示楚）乃逸楚囚（縱楚囚使歸告楚）王聞之（楚王聞晉將復戰）

言召子反謀（召子反謀戰事）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見王）王曰天敗楚也夫（天敗楚言晉之不可當）余不可以待（待戰）乃宵遁（夜遁）晉入楚軍（晉兵入楚營）三日穀（食楚軍之穀三日）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前）曰君幼（晉君年幼）諸臣不佞（不才）何以及此（言何以得勝楚）君其戒之（戒勿驕也）周書曰（康誥也）惟命不于常（天命無常）有德之謂（言有德乃能有之）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楚王使人謂子反）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於城濮時楚成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汝無以此為過）不穀之罪也（言今我在軍敗乃我罪）子反再拜稽首曰（拜謝）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言以王之賜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言己之卒奔）臣之罪也（言罪在己）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謂子玉也）而亦聞之矣（言汝豈不聞其事也）盍圖之（欲使子反亦自殺言其相惡之甚）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微無也言雖無先大夫之事）大夫命側（子重命己）側敢不義（不敢不以義自處）側亡君師（亡敗也）敢忘其死（以死謝罪）王使止之（王又使人止其自殺）弗及而卒（使人未至子反已死）○曹人請于晉曰（請曹伯也）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宣公卒於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言無君）憂猶未弭（弭止也）而又討我寡君（謂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子臧）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先君若有罪）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若有罪則不當列於會）君唯不遺德刑（不遺德刑言刑必加有罪）以伯諸侯（以此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言豈獨不以德刑加於曹）敢私布之（以私情布於晉）晉侯謂子臧反（使子臧反國）吾歸而君（吾當歸汝君）子臧反（從晉侯之言）曹伯歸（晉歸曹伯）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仕）○宣伯通於穆姜（宣伯叔孫僑如穆姜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孟季孫行父孟獻子）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欒書范燮）政令於是乎成（政令由此二家成立）今其謀曰（二子謀曰）晉政多門（晉政令出於多門）不可從也（不可從晉）寧事齊楚（寧事齊楚之大國）有亡而已（雖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欲得魯心）請止行父而殺之（止季文子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孟獻子名）而事晉（事晉）蔑有貳矣（無二心）魯不貳小國必睦（魯不貳則小國皆睦於晉）不然歸必叛矣（季孟歸必叛晉）

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楚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從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救宋，楚師還。

是歲襄公立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五

襄公

己丑 元年

庚寅 二年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睔卒。為晉師伐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辛卯 三年 公如晉，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

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傳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

衆而後定（衆心乃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illegible]）鄭及晉平（鄭乃行成于晉）楚子囊伐鄭（令尹子囊帥師伐鄭）鄭宵涉潁（[illegible]）與楚人盟（晉楚夾潁而軍鄭知晉長之故夜涉潁與楚盟）欒黶欲伐鄭師（背晉故欲伐涉潁之師）荀罃不可（不肯伐之）曰我實不能禦楚（言晉實不能使楚兵不伐鄭）又不能庇鄭（又不能使楚不伐鄭）鄭何罪（鄭人畏楚非其罪也）不如致怨焉而還（以不伐致怨於鄭）今伐其師（涉潁者）楚必救之（楚必救涉潁之兵）戰而不克（若我不勝則不能勝）爲諸侯笑（必爲諸侯所笑）克不可命（勝負不可以命必）不如還也（不若還兵也）且諸侯之師還（諸侯皆還兵）侵鄭北鄙而歸（鄭之北鄙邑也以侵地爲名而歸）○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皆王卿士爭執政）王右伯輿（乃右伯輿之理）○晉侯使士匄平王室（晉悼公聞之使士匄往周平之）王叔與伯輿訟焉（爭其曲直）王叔之宰（家臣也）與伯輿之大夫（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命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之（宣子）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而皆陵其上（言伯輿與王叔爭政是陵上也）其難爲上矣（言下陵上則爲上者難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平王東遷其七姓從王）吾七姓從王（伯輿之祖從平王東遷者有七姓）牲用備具（言七姓從王其牲用皆備具）王賴之（賴其助也）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以牛盟騂旄赤牛也）曰世世無失職（言世世無失其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言能從平王東至於此乎）且王何賴焉（賴其能來）今自王叔之相也（王叔爲王卿相）政以賄成（政事以賄而成）而刑放於寵（刑放於寵臣）官之師旅（官之長皆受賂）不勝其富（言其富不可勝）吾能無篳門閨竇乎（言不得不貧）唯大國圖之（大國謂晉也）下而無直（言在下者無直）則何謂正矣（言王叔在上者不正何得謂正）范宣

子曰天子所右（右助也）寡君亦右之（晉君亦助之）所左（天子所不助者）亦左之（亦不助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二人合要辭以相質）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訟不勝而出奔）

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自八年以來晉楚更伐鄭鄭人患之）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鄭若不從晉則國近於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不急爭鄭）晉疾楚將辟之（若晉急爭鄭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晉常以兵來何計而使晉致死命於鄭）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如此則可堅與晉事）子展曰與宋爲惡（子展公孫舍之）諸侯必至（諸侯必伐鄭）吾從之盟（從晉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又從楚）則晉怒甚矣（如此則晉怒）晉能驟來楚將不能（楚不能與晉爭）吾乃固與晉（如此則堅事晉）大夫說之（諸大夫說子展之謀）鄭子展侵宋（欲使諸侯伐鄭）諸侯圍鄭（晉爲宋故）觀兵于南門（示兵威於鄭南門而去）鄭人懼乃行成（鄭乃從晉）同盟于亳（亳城鄭地）范宣子曰不慎（言當慎諸侯）必失諸侯（諸侯將叛）諸侯道敝而無成（道路疲敝而無成功）能無貳乎（必有貳心）乃盟（乃盟於亳）載書曰（載書盟書）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也毋積年穀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好惡同之）獎王室（獎助也）或間茲命（間犯也）司慎司盟（二司天神）名山名川（名山五嶽名川四瀆）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先公始封君）七姓

襄公三

壬寅十四年　會于向　將執戎子駒支　范宣子親數諸朝　曰來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乃祖吾離被苫蓋　蒙荊棘　以來歸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與女剖分而食之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蓋言語漏洩　則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　爾無與焉　與將執女　對曰　昔秦人負恃其衆　貪于土地　逐我諸戎　惠公蠲其大德　謂我諸戎　是四嶽之裔冑也　毋是翦棄　賜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　豺狼所嘷　我諸戎除翦其荊棘　驅其狐狸豺狼　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貳　昔文公與秦伐鄭　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　於是乎有殽之師　晉禦其上　戎亢其下　秦師不復　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　晉人角之　諸戎掎之　與晉踣之　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　晉之百役　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以從執政　猶殽志也　豈敢離逷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　以攜諸侯　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　贄幣不通　言語不達　何惡之能為　不與於會　亦無瞢焉　賦青蠅而退　宣子辭焉　使即事於會　成愷悌也

○吳子諸樊既除喪　將立季札　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　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　君子曰　能守節　君義嗣也　誰敢奸君　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　願附於子臧　以無失節　固立之　棄其室而耕　乃舍之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濟涇而次　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　荀偃令曰　雞鳴而起　塞井夷竈　唯余馬首是瞻　欒黶

曰：「寡君使瘠（瘠，厚成叔名）聞君不撫社稷（不撫，謂衞君不撫其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出在他國竟），若之何不弔（如何不弔恤）？以同盟之故（魯衞同盟），使瘠敢私於執事（言所以使我來私於下執事，如下文所云），曰：『有君不弔（言獻公不弔恤其臣），有臣不敏（言孫子不達事君之道）；君不赦宥（不以寬宥其臣之過），臣亦不帥職（不循臣職）；增淫發洩（君臣如此，所以增淫發洩，以成逐君之禍），其若之何（其將如何）？』」衞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衞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刑（不以刑誅諸臣）而悼棄之（乃自悼傷而去），以為君憂（以為魯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魯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又重見愛恤）。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魯之大賜）。」厚孫歸復命（厚孫歸而復命於魯君），語臧武仲曰（以語臧孫）：「衞君其必歸乎（言衞獻公必歸復）！有大叔儀以守內（守其國），有母弟鱄以出（鱄，衞獻公母弟子鮮也，從君在外），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安得不歸）？」衞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子相之）。

○師曠侍於晉侯（晉悼公。師曠，晉樂師）。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言其君實為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如父母之養子），蓋之如天（天覆其民），容之如地（如地容民物），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若為人主而困其民），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神怒人叛，去之宜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

海。太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甲辰十六年 晉平公元年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乙巳十七年 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丙午十八年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曰今茲主必死 若有事於東方 則可以逞 獻子許諾 晉侯伐齊 將濟河 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 而禱曰 齊環怙恃其險 負其衆庶 棄好背盟 陵虐神主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苟捷有功 無作神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 唯爾有神裁之 沈玉而濟 齊侯禦諸平陰 登巫山以望晉師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雖所不至 必旆而疏陳之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以旆先 輿曳柴而從之 齊侯見之 畏其衆也 乃脫歸 齊師其遁 師曠告晉侯曰 鳥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 邢伯告中行伯曰 有班馬之聲 齊師其遁 叔向告晉侯曰 城上有烏 齊師其遁 夙沙衛殿 殖綽郭最曰 子殿國師 齊之辱也 子姑先乎 乃代之殿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晉州綽及之 射殖綽 縛之 其右具丙縛郭最

之右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使告子庚 子庚弗許 楚子聞之 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 死不從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 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 大夫圖之 其若之何 子庚嘆曰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 吾以利社稷也 見使者 稽首而對曰 諸侯方睦於晉 臣請嘗之 若可 君而繼之 不可 收師而退 可以無害 君亦無辱 出 楚師伐鄭 子庚門於純門 信于城下而還 涉於魚齒之下 甚雨及之 楚師多凍 役徒幾盡 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 不害 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 多死聲 楚必無功 董叔曰 天道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 必無功 叔向曰 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 晉荀偃病 目出 二月卒 而視 不可含 宣子盥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戊申 二十年（齊莊公元年）衛甯惠子疾（甯殖）召悼子（悼子，惠子子。）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後悔不可追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享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八

襄公四

己酉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以其邑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季孫宿以襄公之姊妻庶其。）皆有賜於其從者。（從者，隨庶其而來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言大禹告舜，當念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宣子信之。使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乃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

先二子鳴。

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庚戌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於是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悉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

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傳】二十三年齊侯以藩載欒盈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盈出徧拜之欒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盡殺欒氏之族黨○齊侯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

襄公五

壬子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癸丑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

我得反國政由甯氏國之政事皆出甯喜祭則寡人我但主其祭祀而已甯喜告右宰穀以其事告之右宰名穀者右宰穀曰不可言不可納獻公獲罪於兩君言甯惠子逐獻公今悼子又弑公孫剽是得罪兩君天下誰畜之天下誰肯容我畜許六反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言惠子臨終時以此事屬我不可以貳我已許諾不可食言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請使於獻公以觀可否使所吏反遂見公於夷儀時獻公在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襄十四年獻公出奔至是十二年而無憂色而無憂戚之色亦無寬言亦無寬怨之言猶夫人也言為人如故不能改過夫音扶若不已汝若不止其死無日矣不久則被殺矣甯喜殺子叔子叔公子剽也衛侯入獻公復入大夫逆於竟者大夫出竟迎獻公者竟音境執其手而與之言獻公親執其手與之言道逆者大夫於道迎者自車揖之公但當車而揖之逆於門者大夫於門迎者頷之而已但首肯而已頷戶感反公至獻公至國使讓大叔文子使人責大叔儀大音太曰寡人淹恤在外言我久憂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言諸臣能使我知衛國之事吾子獨不在寡人言汝獨不存問我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言非所當怨者不怨寡人怨矣今乃怨汝對曰臣知罪矣言知其罪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羈馬韁絏牛繮牧養也臣不能從君以出此罪一也臣之罪一也有出者謂獻公出有居者謂剽在內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不能懷二心而通內外之言以告獻公臣之罪二也此二罪也有二罪敢忘其死敢不以死報乃行從近關出欲速出故從近關公使止之獻公使人止之○楚子秦人侵鄭二國伐鄭穿封戌囚皇頡穿封戌楚大夫皇頡鄭大夫戍戶結反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與穿封戌爭囚皇頡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晉伯宗子奔楚正其曲直伯州犁曰請問於囚言當問於囚乃立囚立皇頡而問之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言二人所爭者皆非細人其何不知言囚豈不知得之上其手伯州犁上其手以指王子圍上上聲曰夫子為王子圍言此人是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言此楚君之貴大弟也下其手下其手以指穿封戌曰此子為穿封戌言此人乃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乃楚國方城山外之邑尹也誰獲子問皇頡誰獲汝囚曰頡遇王子弱焉皇頡曉州犁之意言遇王子而戰敗為王子所獲我也戌怒穿封戌不得其功而怒抽戈逐王子圍欲殺之弗及走王子圍追之不及楚人囚之以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戍守也堇音謹楚人囚之楚人執印堇父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於秦子產曰不獲不可得也秦不其然言秦必不如此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可謂大國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君言拜謝秦君之勤勞鄭國微君之惠無秦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則楚人猶未退其可其言如此可以請之弗從鄭人不從子產之言遂行以貨請於秦秦人不予秦人果不許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言更從子產之言然後得之○宋平公生佐佐元公也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痤才何反很胡懇反合左師畏而惡之向戌也惡烏路反下同寺人惠墻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伊戾寺人名為大子宮內之師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請從太子行公曰夫不惡女乎夫音扶言太子不惡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

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之○初楚伍舉與蔡聲子相善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諸侯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涉於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

襄公六

乙卯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殺甯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旋入於宋若我何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齊慶封滅崔氏……崔子縊……慶封當國。

丙辰 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

聽（不聽自來朝之命）無乃非盟載之言（盟載無乃不合於盟書所謂）以闕君德（闕楚君之德）而執事有不利焉（於小國而楚為不利）小國是懼（我小國所恐正在此也）不然（此若不然）其何勞之敢憚（豈敢畏一勞）子大叔歸（至鄭）復命（復君命）告子展（以楚人之言）曰楚子將死矣（子大叔言楚子將死）不脩其政德（不自脩其政與其君德）而貪昧於諸侯（貪求諸侯朝己）以逞其願（欲快其願）欲久得乎（不能久其死必）周易有之（引周易）在復之頤（復上六變為頤）曰迷復凶（迷復上六爻辭）其楚子之謂乎（此楚君之可當）欲復其願而棄其本（本謂德也）復歸無所（無所歸）是謂迷復（迷而不復）能無凶乎（必凶）君其往也（勸其君往楚）送葬而歸（楚子死必送葬而歸）以快楚心（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楚不及十年）未能恤諸侯也（不能恤念諸侯）吾乃休吾民矣（民自此可休息）

靈王方會諸侯于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鄭簡公往楚）舍不為壇（舍不封土為壇）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先大夫相先君以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以為壇）今子草舍（草舍今不除草為壇）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大國之君適小國）則為壇（…）小適大（小國之君適大國）苟舍而已（草舍足矣）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有德則賞之有刑則…）教其不及（有不及者教之）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懷服如歸家）是故作壇以昭其功（以明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

也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大國有福則以慶之）而弔其凶（大國有凶則…）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盧蒲癸王何皆（…）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奔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久，禍未歇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

音註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一

襄公七

傳 三十年 鄭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 駟良方爭 未知所成 若有所成 吾得見 乃可知也 叔向曰不既和矣乎 對曰伯有汰而愎 子皙好在人上 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 猶相積惡也 惡至無日矣 ○三月癸未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絳縣人或年長矣 無子而往 與於食 有與疑年 使之年 曰臣小人也 不知紀年 臣生之歲 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吏走問諸朝 師曠曰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是歲也 狄伐魯 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 七十三年矣 史趙曰 亥有二首六身 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也 士文伯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 則其屬也 召之而謝過焉 曰武不才 任君之大事 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武之罪也 敢謝不才 遂仕之 使助為政 辭以老 與之田 使為君復陶 以為絳縣師 而廢其輿尉 於是魯使者在晉 歸以語諸大夫 季武子曰 晉未可媮也 有趙孟以為大夫 有伯瑕以為佐 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 其朝多君子 其庸可媮乎 勉事之而後可 ○鄭子產如陳涖盟 歸復命 告諸大夫曰 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 聚禾粟 繕城郭 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 公子侈 太子卑 大夫敖 政多門 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 不過十年矣 ○鄭伯有耆酒 又將使子皙如楚

而哭

伯有奔雍梁。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子石入。

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子產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　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穆叔至自會　見孟孝伯　語之曰　趙孟將死矣　其語偷　不似民主　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　弗能久矣　若趙孟死　為政者其韓子乎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　可以樹善　君子也　晉君將失政矣　若不樹焉　使早備魯　既而政在大夫　韓子懦弱　大夫多貪　求欲無厭　齊楚未足與也　魯其懼哉　孝伯曰　人生幾何　誰能無偷　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　穆叔出而告人曰　孟孫將死矣　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而又甚焉

○公薨于楚宮　子野卒　立公子裯　穆叔不欲　曰　大子死　有母弟則立之　無則立長　年鈞擇賢　義鈞則卜　古之道也　非適嗣　何必娣之子　且是人也　居喪而不哀　在慼而有嘉容　是謂不度　不度之人　鮮不為患　若果立之　必為季氏憂　武子不聽　卒立之　比及葬　三易衰　衰衽如故衰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　猶有童心　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公薨之月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晉侯以我喪故　未之見也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而納車馬焉　士文伯讓之　曰　敝邑以政刑之不脩　寇盜充斥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閈閎　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　今吾子壞之　雖從者能戒　其若異客何　以敝邑之為盟主　繕完葺牆　以待賓客　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　寡君使匄請命　對曰　以敝邑褊小　介於大國　誅求無時　是以不敢寧居　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　逢執事之不閒　而未得見　又不獲聞命　未知見時　不敢輸幣　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　則君之府實也　非薦陳之　不敢輸也　其暴露之　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　以重敝邑之罪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　宮室卑庳　無

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北宮文子）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有威可畏），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有儀可象）。君有君之威儀（為君者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為之臣者畏其威而愛之），則而象之（則其儀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所以能保其國家），令聞長世（令善名長世無窮）。臣有臣之威儀（為臣者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不言則象，下不敢則象），故能守其官職（所以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全其宗族宜其室家）。順是以下皆如是（自臣以下各有威儀），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所以上下相安固）。衛詩曰（衛國之詩）：威儀棣棣（棣棣富而閑習），不可選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皆有威儀也（此釋詩意以為皆有威儀而不可選數也）。周詩曰（大雅既醉篇）：朋友攸攝（攝斂也，朋友所以佐），攝以威儀（朋友之道當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此釋朋友之義以教訓之）。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周書逸書）：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引此以證上文畏而愛之之說）。詩云（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言文王不自用其識知），順帝之則（惟順天理而行之）。言則而象之也（引此以證上文則而象之之說）。紂囚文王七年（史記文王囚於羑里），諸侯皆從之囚（諸侯之義皆從文王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乃釋文王歸之），可謂愛之（紂不言之），文王伐崇（崇侯虎讒文王），再駕而降為臣（伐崇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蠻夷帥服（蠻夷相率而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文王之功業），天下誦而歌舞之（天下誦歌以為文王之詩），可謂則之（可謂則文王矣）。文王之行（文王德行），至今為法（至今以為法），可謂象之（可謂象文王矣）。有威儀也（文王以威儀動天下）。故君子在位可畏（此下詳言君子之威儀人皆畏之），施舍可愛（施舍人皆愛之），進退可度（進退可以為法度），周旋可則（周旋可以為則），容止可觀（其容止可以觀），作事可法（其作事可以為法），德行可象（其德行可以為象），聲氣可樂（聲氣合於律），動作有文（舉動成文），言語有章（出言成章），以臨其下（如此以臨其下民），謂之有威儀也（所以謂之威儀）。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二

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辟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之？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平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

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

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

去年殺之而取其妻而罪二也（此汝之二罪也）薰隧之盟（去年爲盟於六卿）女矯君位（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曰七子，是汝矯君位也）而罪三也（此汝之三罪也）有死罪三（三罪皆當死）何以堪之（言不可堪）不速死（若不速死）大刑將至（言將加之以殺戮）再拜稽首（子皙拜受子產之命）辭曰死在朝夕（言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言天已厭我，子無更助天爲殺戮之虐也）子產曰人誰不死（言人皆有死）凶人不終命也（凶惡之人不得終其天命）作凶事爲凶人（汝作凶事爲凶惡之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言天以汝惡，不助天討汝，豈可助汝凶惡之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皙又請以其子印爲褚師，褚師市官也）子產曰印也若才（印汝子）君將任之（言印若有才，君自將使之）不才將朝夕從女（若不才，汝將朝夕從汝死）女罪之不恤（汝自不念汝罪當死）而又何請焉（又何爲請乎）不速死司寇將至（言汝不速死，司寇將至而殺之）七月縊（子皙自縊而死）尸諸周氏之衢（陳其尸於通衢示衆也）加木焉（以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三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四

昭公二

壬戌三年鄭游吉如晉（游吉子大叔也）送少姜之葬（少姜齊女晉侯之妾也）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其大叔來送其葬，爲去声）子之爲此來也（言以卿送妾非禮之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已而來）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二君爲伯主時）其務不煩諸侯（不勞苦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三年一次相聘）五歲而朝（五年一次相朝）有事而會（有大事而會）不協而盟（諸侯不和而盟）君薨（諸侯之君）大夫弔（使大夫行弔）卿共葬事（使卿往送葬）夫人（夫人之喪）士弔（使士弔）大夫送葬（使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不別加命）今嬖寵之喪（今少姜平公寵妾之喪）不敢擇位（不敢擇其位）而數於守適（而禮數同於正夫人）唯懼獲戾（唯恐得罪於晉）豈敢憚煩（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得寵而死）齊必繼室（齊又爲國君送女）今茲吾又將來賀（言將又來賀）不唯此行也（不止此行）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吾幸而得聞此禮節）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言自今之後，汝無事矣）譬如火焉（大火心星）火中（大火見於南方之中）寒暑乃退（季夏大火中而暑退，季冬寒退）此其極也（以喻晉之盛極）能無退乎（以言晉必衰）晉將失諸侯（將不得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諸侯求煩之，不可得矣）二大夫退（梁丙張趯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言其有智識）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言不得爲君子之上）○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晏子晏平仲也）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言齊願事晉）朝夕不倦（言早暮不倦）將奉質幣（將以贄幣奉晉）以無失時（以不失朝會之時）則國家多難（以國家多難）是以不獲（是以不得來）不腆先君之適（齊先君之適女）以備內官（以備晉宮中之嬪御）焜燿寡人之望（照耀寡人之所望）

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

○鄭罕虎如晉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傳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椒舉致命（致靈王之命）曰寡君使舉曰（言楚君使我云）日君有惠（往日晉君有恩惠）賜盟于宋（在襄公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楚）以歲之不易（以楚國多難）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二三君謂諸侯）使舉請間（請間暇之時）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晉君若無四方之事）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假借晉之寵以召諸侯）晉侯欲勿許（晉平公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司馬侯言不可不許）楚王方侈（楚靈王汰侈）天或者欲逞其心（天意或欲快楚君之心）以厚其毒（使其毒甚）而降之罰（然後降罰以誅之）未可知也（天意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使楚能終其善）亦未可知也（恐天又如此）晉楚唯天所輔（輔助也）不可與爭（不可與楚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待楚之所歸）若歸於德（楚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晉猶當事楚）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楚國之人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不危）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故能有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叔孫穆子使豎牛為政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急豎牛使寘饋于个叔孫不食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四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五

昭公三

五年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

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乙丑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其巧偽，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敗於巧偽也）肸聞之（肸，叔向名）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謂作刑書）。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權以救當時之亂）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不承命，言不能從也）。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不使人逆之於竟）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亦將弗逆（欲報楚人）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言不當效楚之邪）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之所教，民所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言當自正）書曰：聖作則（逸書。言聖人作法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無寧，寧也）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言晉君為人所則）晉侯說，乃逆之。

（丙寅）七年，春，王正月……

楚子之為令尹也（楚靈王為令尹時）為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芋尹，官名）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言二君不可堪）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章華，宮名）納亡人以實之（亡人，逃亡之人）無宇之閽入焉（閽，守門者）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宮之有司）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謁，白也）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言若不於王宮執之，當於何所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眾）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楚文王所以得封）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僕逃亡而皆舍之，是無陪臺）王事無乃闕乎（言何以給君事）昔武王數紂之罪（武王作泰誓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言天下逋逃之人，皆以紂為主，萃集如魚之入淵，獸之入藪）故夫致死焉（人皆致死，無所逃）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言楚王為紂之所為）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以周文王、楚文王之法取之，則盜有所歸）王曰：取而臣以往（言取汝臣以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王自言為盜，有寵於王，故未可得）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言能召之）薳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嬰齊，楚令尹子重也）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衡父，魯公子衡也）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楚國之民）嬰齊受命于蜀。

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四月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乃遷于桃晉人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鄭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

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長子當立而讓厲公 何及正考父 孔父嘉之曾孫 佐戴武宣 三公皆宋君 三命茲益共 故其鼎銘云 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 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 亦莫余敢侮 饘於是 鬻於是 以餬余口 其共也如是 臧孫紇有言曰 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 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 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仲尼曰 能補過者 君子也 詩曰 君子是則是效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五終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六

昭公四

丁卯八年 石言于晉魏榆 晉地 晉侯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 對曰 石不能言 或馮焉 不然 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之曰 作事不時 怨讟動于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今宮室崇侈 民力彫盡 怨讟並作 莫保其性 石言不亦宜乎 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 叔向曰 子野之言 君子哉 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 故怨遠於其身 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 故怨咎及之 是宮也成 諸侯必叛 君必有咎 夫子知之矣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 亦賀虒祁也 史趙見子大叔曰 甚哉其相蒙也 可弔也 而又賀之 子大叔曰 若何弔也 其非唯我賀 將天下實賀 ○楚公子棄疾滅陳 使穿封戌為陳公 曰 城麇之役不諂 侍飲酒於王 王曰 城麇之役 女知寡人之及此 女其辟

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戊辰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閻田，反潁俘。○晉荀盈卒，殯于絳。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

靈侯將往　蔡大夫曰　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　今幣重而言甘　誘我也　不如無往　蔡侯不可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　殺之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楚其克乎　對曰　克哉　蔡侯獲罪於其君　而不能其民　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　何故不克　然肸聞之　不信以幸　不可再也　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　曰將定而國　陳人聽命　而遂縣之　今又誘蔡而殺其君　以圍其國　雖幸而免　必受其咎　弗能久矣　桀克有緡　以喪其國　紂克東夷　而隕其身　楚小位下　而亟暴於二王　能無咎乎　天之假助不善　非祚之也　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且譬之如天　其有五材　而將用之　力盡而敝之　是以無拯　不可沒振

楚師在蔡　晉荀吳謂韓宣子曰　不能救陳　又不能救蔡　物以無親　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　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

秋　會于厥慭　謀救蔡也　鄭子皮將行　子產曰　行不遠　不能救蔡也　蔡小而不順　楚大而不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　盈而罰之　蔡必亡矣　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　三年　王其有咎乎　美惡周必復　王惡周矣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視下言徐　叔向曰　單子其將死乎　朝有著定　會有表　衣有禬　帶有結　會朝之言　必聞于表著之位　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禬之中　所以道容貌也　言以命之　容貌以明之　失則有闕　今單子為王官伯　而命事於會　視不登帶　言不過步　貌不道容　而言不昭矣　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　無守氣矣

○齊歸薨　大蒐于比蒲　非禮也　葬齊歸　公不慼　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　君有大喪　國不廢蒐　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慼　國不恤喪　不忌君也　君無慼容　不顧親也　國不忌君　君不顧親　能無卑乎　殆其失國

○楚子城陳蔡不羹　使棄疾為蔡

哀之。○季平子立，（平子，季孫意如。）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南遺之子。平子不以禮待也。）南蒯以費叛如齊。（叛魯歸齊。費音祕。）南蒯之將叛也，（將叛欲謀之時。）其鄉人或知之，（同鄉人或知其謀者。）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恤，憂患也。）湫乎，（湫，子小反，隘也。）攸乎！（攸，懸危之貌。此言南蒯邪僻之心。）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計謀淺。）邇身而遠志，（身為家臣，而志高遠。）家臣而君圖，（為家臣而圖為君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指南蒯也。）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之比☵☷，（坤下坤上坤，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惠伯，子服椒。）曰：即欲有事，何如？（問此卦占得便否。）惠伯曰：吾嘗學此矣，（言嘗學易。）忠信之事則可，（言乃可占。）不然必敗。（非忠信之事，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坤為土，坤為和，故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坎為水，和以率貞，信之道也。）故曰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中，中心。）裳，下之飾也。（裳以飾下。）元，善之長也。（元為善之長。）中不忠，不得其色。（中心不忠，非黃也。）下不共，不得其飾。（不恭，非裳也。共音恭。下同。）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則事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倡和於內外。倡，昌亮反。和，戶臥反。）率事以信為共，（以信事上為共。）供養三德為善，（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供，九用反。養，羊亮反。）非此三者弗當。（非忠、非信、不足以當三德。）且夫易不可以占險，（險，行險之事。）將何事也？（問將何事。）且可飾乎？（欲令飾內。）中美能黃，（中美，心居中則為黃。）上美為元，（元，首，居上則為上美。）下美則裳，（裳居下，則為下美。）參成可筮，（三美盡備，乃可筮。）猶有闕也，（設使三美有闕。）筮雖吉，未也。（筮雖得吉，未可用。）將適費，（南蒯自費適國。）飲鄉人酒，（召鄉人而飲之。）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言我有圃，以喻蒯家臣。）生之杞乎！（杞，世所謂苟杞。）

從我者子乎，（言從我者是子。）去我者鄙乎，（鄙，謂去我而背叛者。）倍其鄰者恥乎，（倍，背也。鄰，近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言非吾黨之士。）○楚子狩于州來，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王與之語曰：昔我先君熊繹，（熊繹，楚始封君也。）與呂級、（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王孫牟，衛康叔之子康伯。）燮父、（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並事康王，（禽父，周公之子伯禽。）四國皆有分，（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問周王肯與我否。）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荊山，（辟，匹亦反，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草行為跋，水行為涉。）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齊，王舅也。（齊，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周成王母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子六人，長曰昆吾。昆吾嘗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吾子楚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六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七

昭公五

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師及訾梁而潰

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

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傳】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因民之欲叛也，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

罪莫大焉

〇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七

昭公六

甲戌十五年

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蔡人逐朝吳。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〇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何以獻器王曰叔氏

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

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以民事名官）

仲尼聞之（於是孔子年二十七）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名）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十九年，楚子生大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

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民也〇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八

昭公七

己卯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命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无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

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如死鳥。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北宮氏之宰伐齊氏，滅之。公入。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又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齊侯疥，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

先君之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

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傳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九

昭公八

傳 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於靖以待命猶可〔安靜以待命可以無咎〕動必憂〔動則有憂〕

○會于黃父〔黃父即黑壤晉地〕謀王室也〔謀平王室之亂〕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簡子趙鞅也〕具戍人〔具戍人以守王城〕曰明年將納王〔言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子大叔游吉〕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以奉五味為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

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有鸜鵒來巢〔…〕

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若郈昭伯大夫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使僚柤告公。公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孟氏遂伐公徒。公孫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

至是始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其祝宗祈死。戊辰，卒。○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乙酉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入于成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

王甚神聖無惡於諸

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

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

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

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

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

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姦齊

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

晉為不道是攝是贊

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

竄在荊蠻未有攸

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

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

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

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

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

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

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

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

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

之晏子曰無益也秖取誣焉

天道不諂不貳其命

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禳之何損祝史之為無能補也

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

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

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

之十明任有齊楚之援（公在齊而齊不援其實與楚同援季氏）有天之贊（[illegible]之天）而有民之助（謂其民甚得）有堅守之心（於其心主守）有列國之權（於其權謂諸侯作）而弗敢宣也（而有不敢用也）事君如在國（謂從君者之在衣食馬服與國）故鞅以為難（公故以為難事）二子皆圖國者也（謂二人為國也）而欲納魯君（公欲納魯昭公）鞅之願也（此鞅所欲也）請從二子以圍魯（我一人請從以兵）無成死之（無成功其身以死之）二子懼（言二人皆懼）皆辭（辭於公乃辭）乃辭小國（小國謂使韓[illegible]）而以難復（以難復晉）○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國人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祭祀進胙者皆謗令尹子常）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左尹郤宛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人不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戌自謂惑也）仁者殺人以掩謗（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殺人乃起謗）而弗圖（乃不圖之）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在二十年）殺連尹奢（伍奢也）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四德）有過成莊（楚成王莊王）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不得為諸侯之盟主）邇無極也（以其近無極）今又殺三不辜（謂殺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大謗）幾及子矣（國人之謗將及子）而子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許為子命）以滅三族（郤氏陽氏晉陳氏）國之良也（三族之人皆國之良）而不愆位（不失其位）吳新有君（闔閭）疆埸日駭（是國之邊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大事謂兵戎之事）子其危哉（國人必歸罪於子）知者除讒以自安也（知者去讒人以安其身）今子愛讒以自危也（今子愛讒人以危其身）甚矣其惑也（甚不可曉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子常名自責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鄢將師（二人）盡滅其族（并誅二人之族）以說于國（以解說於國人）謗言乃止（言乃止也）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

昭公九

丁亥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曰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其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

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 二十九年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

一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傳三十年，晉頃公卒。鄭游吉弔，月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滅吳國而封大異姓乎？

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傳 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士彌牟營成周，令役於諸侯。○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

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公之喪至自乾侯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甲午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一裘一佩於昭王蔡侯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請伐楚

乙未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躰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

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

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

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也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丙申五年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二

定公下

丙申 六年 侵鄭 及還 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 出自東門 衛侯怒 使彌子瑕追之 公叔文子老矣 輦而如公 曰 尤人而效之 非禮也 昭公之難 君將以文之舒鼎 成之昭兆 定之鞶鑑 苟可以納之 擇用一焉 公子與二三臣之子 諸侯苟憂之 將以為之質 此羣臣之所聞也 今將以小忿蒙舊德 無乃不可乎 大姒之子 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 不亦誣乎 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 君姑待之 若何 乃止 ○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 楚國大惕 懼亡 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 令尹子西喜曰 乃今可為矣 於是乎遷郢於鄀 而改紀其政 以定楚國

己亥 八年 季寤 公鉏極 公山不狃 皆不得志於季氏 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故五人因陽虎 陽虎欲去三桓 以季寤更季氏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己更孟氏 順祀先公而祈焉 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 公斂處父 與陽氏戰于棘下 陽氏敗 陽虎說甲如公宮 取寶玉大弓以出 舍于五父之衢 寢而為食 其徒曰 追其將至 虎曰 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死 何暇追余 入于讙陽關以叛

庚子 九年 宋樂祁卒于晉 宋公使樂大心逆樂祁之尸 辭 偽有疾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 吾猶衰絰 而子擊鐘 何也 右師曰 喪不在此故也 既而告人曰 已衰絰而生子 余何故舍鐘 子明聞之怒 言於公曰 右師將不利戴氏 乃逐桐門右師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 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 棄其邪可也 故用其道 不棄其人

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辛丑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

惡於公叔戌

【傳】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

非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侵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戊申

二年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

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師遂入邾茅夷鴻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吳子從之

【傳】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有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四終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五

哀公下

經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

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己未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庚申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傳十五年 齊平公元年 楚伐吳 報入郢之怨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弔吳為楚所伐 及良而卒 良吳地貞子卒 將以尸入 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以尸入 館客 吳子使太宰嚭勞 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 言天雨多水 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 以重寡君之憂 寡君敢辭 上介芋尹蓋對曰 寡君聞楚為不道 薦伐吳國 滅厥民人 寡君使蓋備使 弔君之下吏 無祿 使人逢天之戚 大命隕隊 絕世于良 廢日共積 一日遷次 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 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 且臣聞之曰 事死如事生 禮也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若不以尸將命 是遭喪而還也 無乃不可乎 以禮防民 猶或踰之 今大夫曰死而棄之 是棄禮也 其何以為諸侯主 先民有言曰 無穢虐士 備使奉尸將命 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 雖隕于深淵 則天命也 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吳人內之 ○齊陳瓘如楚 陳瓘陳成子之兄子玉也 過衛 仲由見之 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 既斲喪公室 而他人有之 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 亦不可知也 若善魯以待時 不亦可乎 何必惡焉 子玉曰然 吾受命矣 子使告我弟 冬及齊平 子服景伯如齊 子贛為介 見公孫成 曰人皆臣人 而有背人之心 況齊人雖為子役 其有不貳乎 子周公之孫也 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 利不可得 而喪宗國 將焉用之 成曰善哉 吾不早聞命 陳成子館客 曰寡君使恒告曰 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景伯揖子贛而進之 對曰寡君之願也 昔晉人伐衛 齊為衛故 伐晉冠氏 喪車五百 因與衛地 自濟以西 禚媚杏以南 書社五百 吳人加敝邑以亂 齊因其病 取讙與闡 寡君是以寒心 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 則固所願也 成子病之 乃歸成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

壬申 二十六年（衛悼公元年是歲周元王崩子介立是為定王）衛公出使以弓問子贛（衛出公輒也）且曰吾其入乎（且問可以復入乎）於子贛稽首受弓（稽首受而後辭）對曰臣不識也（答言我不識此得入不）私於使者曰（私語衛使）昔成公孫於陳（成公…）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癸酉（周貞定王元年）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后庸越大夫）…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十五終

左傳詳節後序

春秋之傳行於世者非一家而莫尚於左氏其文有辭命有議論有敘事蓋以史學而羽翼乎經者也論先秦之文必以左氏為稱首焉迨宋有左傳節本會齋朱申為之訂正號曰詳節顧其所刪傳文不啻三之一亦甚簡矣余嘗竊有感焉昔元城劉公論史謂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由此言之文不可一於簡也左氏之文以其繁簡莫不有法昔人以為一字不可刪者彼何刪乎惟其文之省也而遺其事則於左氏紀次之法或失之矣其弊不有如元

原缺

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録是書惟解左傳不參以經文葢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别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有刪節是其所短如隱公之首刪惠公元配孟子一節則隱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綱領一卷提要一卷列國東坡圖說一卷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諸國興廢說一卷

（一）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吉澄刻本

春秋序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
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
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
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
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
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
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

喪息浪反下同　與音預　處上聲下同　見形甸反下同　分扶問反　褒博毛反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
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
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
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
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
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

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

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音註 胡安國 按宋鑑胡安國崇安人紹聖中進士擢太學博士高宗初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高宗時以張浚薦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先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尋以疾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累官至給事中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獨秀所著有春秋傳卒謚文定從祀孔子廟庭

胡氏傳序 畢

左氏傳序

杜預著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

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舍音捨）
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
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參音驂與音預）
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
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辟避同汙音紆）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
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
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長上聲）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
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所傳如字）
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
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斷丁亂反）
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得一作成）
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
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
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
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
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去上聲）
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
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
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
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復扶又反下同）
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比毗志反）
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

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譜布古反）
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令平聲）
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
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
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
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行孫並去聲辟音避）
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
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

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音註】【杜預】按晉書杜預字元凱杜陵人畿孫博學時號杜武庫武帝時爲河南尹荊州都督羊祜舉預自代拜征南將軍以平吳功封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

左氏傳序畢

公羊傳序　何休著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音註][何休]按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常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講儒化大行[賈逵]按漢書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尚書毛詩逵悉傳其業尤倜儻有大節明帝時拜為侍中至和帝時內備帷幄兼領祕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稱為通儒

穀梁傳序　范甯著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以明若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

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

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晉書】范甯按晉書范甯字武子鄢陵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時稱儒雅咸安初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既而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又起學臺功用彌廣後爲刺史王凝之彈劾免官

穀梁傳序畢

【附錄】程子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

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音註】【程頤】按宋鑑程頤字正叔河南人珦之子少有高識非禮不動仁宗時上書號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

見擢崇政殿說書文彥博稱爲真儒講經入元祐黨籍頤與兄顥倡明道學出其門者甚多世稱伊川先生後謚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子傳序畢

春秋集註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音註 孟軻按一統志孟軻字子車戰國時鄒人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游事齊梁以仁義說其君不能用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後世累封鄒國亞聖公配孔子廟庭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音註 莊周按史記莊周戰國蒙人嘗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闚楚威王聞其賢遣使厚幣迎之周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犧牛乎吾寧游戲以快吾志焉著書十餘萬言汪洋自恣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音註 董仲舒按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以賢良對策[illegible]武帝[illegible]強學問行道[illegible]於內等語帝嘉之以爲江都相仲舒學有源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爲漢醇儒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音註 王通按隋書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詣長安奏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倣古作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大業初徵不至及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宋

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音註 邵雍按宋鑑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雍遊河南因葬其親伊水上遂家焉受學李之才探賾索隱遂衍先天之旨尤精數學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二程子雅敬雍爲市園宅自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出遊城中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舉遺士補頴川團練推官不就卒謚康節

窩平 賾索白反 樂音洛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音註 張載按宋鑑張載字子厚郿人舉進士爲祁州司法歷渭川簽判召爲崇文殿校書同知大常禮院爲人志氣不群初喜談兵及釋老書及而求之六經[illegible]見二程子盡棄異學而學焉神宗立召問治道首以復三代爲對與執政不合告歸居橫渠鎮日危坐一室潛心精思教人以禮關西之士翕然宗之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擴聖賢所未發卒謚曰明淳祐初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斷丁亂反下同 傳去聲

音註 韓愈按唐鑑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即今脩武縣北南陽城是也七歲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除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爲文粹然一出於正佐佑六經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比去聲 長上聲 累上聲

春秋綱領畢

春秋提要

周十二王 春秋歷十有四王除王猛未踰年敬王崩在春秋後故止曰十二王

平王 四十九年入春秋隱元年也三年崩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 元年隱四年也桓十五年崩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 元年桓十六年也莊十二年崩在位十五年

僖王 元年莊十三年也十七年崩在位五年

惠王 元年莊十八年也僖八年崩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 元年僖九年也文八年崩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 元年文九年也十四年崩在位六年

匡王 元年文十五年也二年崩在位六年

定王 元年宣三年也成五年崩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元年成六年也襄元年崩在位十四年

靈王 元年襄二年也二十八年崩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 元年襄二十九年也昭二十二年崩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 元年昭二十三年也崩在春秋後

列國見于年表者十九

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

薛許小邾

魯十二公

隱公 不書即位　桓公 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

莊公 不書即位　閔公 不書即位　僖公 不書即位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元年無正月

哀公

五伯 春秋終入吳黃池之役吳越亦爭伯矣

齊桓公 莊十三年會北杏　宋襄公

晉文公 僖二十八年戰城濮　秦穆公 文三年伐晉

楚莊王 宣十一年盟辰陵

晉十一世

文公 僖二十八年立三十二年卒　襄公 僖三十三年立文六年卒

靈公 文七年立宣二年卒　成公 宣三年立宣九年卒

景公 宣九年冬立成十年卒　厲公 成十一年立十八年卒

悼公 成十八年立襄十五年卒　平公 襄十六年立昭十年卒

昭公 昭十一年立十六年卒　頃公 昭十七年立二十年卒

定公 昭三十年立卒在春秋後

知去聲

魯三桓

仲孫氏（又曰孟氏） 叔孫氏 季孫氏

晉八卿

知罃 士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魏絳 趙武

晉六卿

趙氏 范氏 智氏 荀氏 魏氏

韓氏

晉三卿

魏斯 韓虔 趙籍

周來聘七

隱七年凡伯 九年南季

桓四年宰渠伯糾 五年仍叔之子

八年家父 僖三十年宰周公

宣十年王季子

周錫命三

莊元年榮叔 文元年毛伯

成八年召伯

召應反

周歸脤一

定十四年石尚

賵芳鳳反

周賵葬四

隱元年宰咺 文元年叔服

五年榮叔召伯

周來求三

隱三年武氏子求賻

桓十五年家父求車

文九年毛伯求金

朝直遙反 數上聲下同

魯君臣朝聘于周八（文九年叔孫得臣 二十二年叔鞅會葬故不數）

僖二十八年公兩朝王所

成十三年公如京師 僖三十年公子遂

文元年叔孫得臣 八年公孫敖

宣九年仲孫蔑

襄二十四年叔孫豹

公如齊十有一（春秋公如齊者十有五 桓莊四如皆非朝故不數）

僖公三　宣公六　昭公二
公如晉二十
文公二　成公四　襄公五
昭公八　定公一
公如楚二
襄公一　昭公一
魯大夫聘列國五十有六又如齊四如宋三如晉二如陳聘各一皆因事而往非專行聘禮故不數
如齊十有九　如晉二十有五
如陳二　如宋五
如牟如衛如楚如莒如邾各一
諸國朝魯四十
曹滕小邾各五　杞邾各七　郯二
薛紀穀鄧郜葛牟蕭各一
齊聘魯五
隱七年弟年　桓三年弟年
僖三十三年國歸父　宣十年國佐
襄二十七年慶封

晉聘魯十有一
成三年荀庚　八年士燮
十一年郤犨　十八年士匄
襄元年荀罃　八年士匄
十二年士魴　二十六年荀吳
二十九年士鞅　昭二年韓起
昭二十一年士鞅
宋聘魯四
成四年華元　八年華元
襄十五年向戌　昭十二年華定
衛聘魯四
文四年甯俞　成三年孫良夫
襄元年公孫剽　襄七年孫林父
陳鄭秦吳聘魯各一
莊二十五年陳女叔　文十二年秦術
襄五年鄭公子發　襄二十九年吳札
楚聘魯三
莊二十三年荊人　文九年椒

襄三十年遾能（澗必列反從去聲）

盟一百有九（此盟會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說善惡之首也）

始隱元年茂　終哀二年句繹（句古侯反）

特盟參盟同盟始終

石門于鹹特盟之始終也

瓦屋鄟陵參盟之始終也

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十有六（齊盟二皆同尊周也晉盟十有四皆同外楚也）

兩幽（齊桓）　新城（晉靈）　清丘　斷道（斷音短）

蟲牢　馬陵　于蒲（晉景）　于戚

柯陵（晉厲）　虛朾　雞澤　于戲

亳城北（晉悼）　重丘（晉平）　平丘（晉昭）

殊盟二

僖五年首止　僖九年葵丘

涖盟四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

文七年公孫敖如莒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

定十一年叔還如鄭

來盟五

桓十四年鄭弟語　閔二年齊高子

僖四年楚屈完

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華戶化反）

宣七年衛孫良夫

外大夫聘而遂盟五

成三年荀庚良夫　十一年郤犨

襄七年林父　十五年向戌（父音甫向式亮反）

會九十七

始隱二年潛　終哀十三年黃池

殊會四

僖五年首止　成十五年鍾離

襄十年于柤　襄十四年于向

遇七（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皆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

隱四年遇清　莊二十三年遇穀

祭側介反

三十年遇魯濟　僖十四年遇防

隱八年宋衛遇垂

莊四年齊陳鄭遇垂

三十二年宋齊遇梁丘

平五 加宣四年平莒及郯爲六

隱六年鄭來輸平

宣十五年宋及楚平　昭七年暨齊平

定十年及齊平　定十一年及鄭平

來七

隱元年祭伯來　桓六年寔來

八年祭公來　閔元年齊仲孫來

僖二十九年兩介葛盧來

襄十八年白狄來

人自爲盟三

桓十一年惡曹 中國未有伯而人自爲盟

僖二十一年鹿上 中國始無伯而人自爲盟

宣十二年清丘 中國又將無伯而人自爲盟

侵六十 潛師掠境曰侵

造七到反　向式亮反　朝音潮　郱音瓶鄑音茲郚音吾

始莊十年公侵宋

終哀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

伐二百十有三 聲罪致討曰伐

始隱二年鄭人伐衛

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

戰二十三 兩兵相接曰戰書敗績者十五又内兵書敗曰戰若僖公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公胄懸諸魚門諱不書敗唯莊公乾時之敗以與讎戰雖敗不諱

始桓十年來戰于郎

終哀十一年戰于艾陵

圍四十四 環其城邑曰圍

始隱五年宋圍長葛

終哀七年宋人圍曹

入二十七 造其國都曰入

始隱二年莒人入向

終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遷十 徙其朝市曰遷

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

終哀二年蔡遷州來

滅三十 毀其宗廟社稷曰滅内兵書滅曰取若取鄟取邿取鄫是也唯僖公滅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不諱

始莊十年齊師滅譚

終定十五年楚子滅胡

敗師十有六 詭道而勝之曰敗

始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 菅古顔反

終定十四年於越敗呉

取師三 悉虜而俘之曰取

隱十年伐戴取之　哀九年雍丘

十三年于嵒

取國邑十有六 胡氏曰取者收奪之名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始隱四年取牟婁

終哀八年取讙及闡

襲一 輕行而掩之曰襲

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

追二 已去而躡之曰追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濟上聲

僖二十六年公追齊至酅弗及

戍三 聚兵而守之曰戍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

襄五年戍陳　十年戍鄭虎牢

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三 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

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

定四年蔡以呉子伐楚

城二十有九 城者完舊也内城二十三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齊伯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爲美晉伯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始隱七年城中丘　終哀六年城邾瑕

築八 築者創始也

莊元年築王姬之館　二十八年築郿

三十一年三築臺　成十八年築鹿囿

昭九年築郎囿

定十三年築蛇淵囿

執三十有一齊執者五晉執者十五宋執者三邾執者一楚執者七

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祭側介反）

終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獲六凡君戰而死者滅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僖元年于酈獲莒挐

十五年于韓獲晉侯

宣二年大棘獲宋華元（華戶化反）

襄八年鄭侵蔡獲蔡公子燮

昭二十三年雞父獲陳夏齧

哀十一年艾陵獲齊國書

降二降者脅服之詞（降戶江反）

莊八年郕降于齊師

莊三十年齊人降鄣

潰四民逃其上曰潰

僖四年侵蔡蔡潰　文三年伐沈沈潰

成九年伐莒莒潰　昭二十九年鄆潰

講武三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

桓六年大閱簡車馬也

莊八年治兵習戰也申明軍法以整齊之也

蒐五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謂蒐索擇取不孕者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

昭八年蒐于紅　十一年大蒐比蒲

二十二年大蒐昌間

定十三年大蒐比蒲　十四年大蒐比蒲

狩四中冬教大閱遂以狩謂守取之無所擇也

桓四年于郎　莊四年于禚

僖二十八年河陽　哀十四年獲麟

乞師五乞者卑遜自屈之辭又曰乞不保得之辭

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

成十三年晉郤錡來　十六年晉欒黶來

十七年晉荀罃來　十八年晉士魴來

次師十有三齊次者四魯次者四齊衛次者三晉楚次者各一戍而書次其次爲善伐楚次陘是也故而書次其次爲貶聶北救邢是也又曰莊十年次于郎見齊伯之難文十年次厥貉見楚伯之難襄元年次于鄫見晉復伯之難矣

始莊三年公次于滑

終定十五年齊衛次于渠蒢

制楚得失七

召陵以義勝　城濮以威勝

鄢陵以幸勝　蕭魚以善勝

于泓以不度德不量力而敗

于邲以將不用命而敗

召陵以求貨弗得而還

救二十三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始莊六年子突救衛　終哀十年吳救陳

獻捷二獻者下奉上之詞軍獲曰捷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二十一年楚宜申來獻捷

雩二十有一旱祭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蓋以山川百源能興雲雨故也

書秋者七　書八月者四

書七月者二　書九月者七

書冬者一

郊九龜逆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郊所以祭天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僭也

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

宣三年正月牛傷乃不郊

成七年正月牛傷不郊

十年四月五卜郊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四月三卜郊

十一年四月四卜郊

定十五年正月牛傷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正月牛傷四月辛亥郊

望三望祭也望于山川

僖三十一年　宣三年　成七年

烝嘗三冬曰烝衆也謂萬事畢成所薦衆多也秋曰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十四年乙亥嘗

土田十

假一　取五　歸我一

歸之于一　彊一　來歸一

災異一百二十二

日食三十六　星孛三　星隕隕石各一

不雨七　無氷三　大雨震電一

雨雪三　大雨雹三　地震五

山崩二　大水九　有年二

大旱二　饑三　無麥苗一

大無麥禾一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

隕霜殺菽一　雨木氷一

多麋有蜮有蜚蝝生各一　六鷁退飛一

螟三　螽十　牛傷四

牛死二　宮室災六　震廟一

屋壞二　齊大災一

宋陳衛鄭災各一　宋陳災各一

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

北杏　兩鄄　兩幽　于檉

于貫　陽穀　首止　寧毋

葵丘

齊桓兵車之會四

于洮　于鹹　牡丘　于淮

晉文五書爵

侵曹　伐衛　入曹　城濮

踐土

晉襄退三强

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　敗狄于箕

伐許 許貳於楚伐許所以離楚也

晉悼五會

雞澤　于戚　救陳　于鄬

邢丘

晉悼三駕

襄十年伐鄭　十一年伐鄭　同年伐鄭

晉平七合諸侯

溴梁　祝柯　澶淵　商任　沙隨

兩夷儀

晉平五合大夫

濬洙　于宋　城杞　濬洙　于䣓

春秋五始

元者氣之始　春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　正月者正教之始

即位者一國之始

孔子相魯

定十年會于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十二年叔孫墮郈　季孫仲孫墮費

十四年石尚來歸脤

子路用魯

定十二年墮郈　墮費

子貢用魯

定十五年邾子來朝

哀七年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

公會衛宋于鄖

冉求用魯

哀十一年齊國書伐我

王人三

莊六年子突救衛　僖八年于洮

僖二十九年翟泉

命大夫三

魯單伯　鄭祭仲　陳女叔

魯三家所始 即三桓也

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酈 是役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季孫氏始

四年公孫茲侵陳 叔孫氏始

十五年公孫敖救徐 孟孫氏始

傳直戀反下同　光形反　同下平　去聲　介　反向　式亮反　夫音　顓朝專反　過古禾反

春秋列國東坡圖說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𨚍徐鄫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郜原夔舒鳩滑郯黃羅邢魏霍郜鄭蔣向偪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冢耿糜萊弦頓沈穀譚舒邘白狄賴肥鼓戎蠻唐潞江郳栢道栢戴軫絞蓼六遂崇戴冀溫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邿娰蓐狄房鮮虞盛渾桐鄀蠻於餘丘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邿極鄣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掇取其尤著者附次於後舊圖引晉地理志七十國以夏商時諸侯斟尋過戈豕韋之類並列其間蓋前史誤今以左傳漢書春秋纂例參定之

春秋列國東坡圖說北

春秋二十國年表

周　魯　蔡　曹　衛　滕　晉　鄭　齊　秦　楚　宋　杞　陳　吳　邾　莒　薛　許　小邾

己未　平王四十九年　[illegible]

平王宜臼　[illegible]　隱公息　[illegible]

[illegible]

戊甲

甲申

春秋大事表

大

蔡侯納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甲寅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九月 齊陳乞弒荼立公子陽生

七月 辛丑 楚惠王立

十二月 晉卒 子閭 公維立

三月 齊悼公卒 子簡公壬立

春秋二十國年表終

春秋諸國興廢說

周

按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按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公考公煬公幽公魏公厲公獻公慎公武公懿公伯御孝公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讐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按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管仲為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

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少去聲　分去聲　重平聲

晉

按晉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illegible]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于成王滅唐剪桐葉為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虛參之分野謂之太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為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為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主王室賴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illegible]三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為家人

少去聲　采音菜　分去聲

衛

按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綪茷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為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少去聲　華去聲

鄭

按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京兆[illegible]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孥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平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相去聲　長上聲　監平聲

宋

按宋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叛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十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illegible]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雍去聲　父音甫　大音泰

杞

按杞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按陳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illegible]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illegible]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吳

按吳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爲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以强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爲越勾踐所滅

楚

按楚芈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按許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嶽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嶽之嗣地在頴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弄滅之以爲附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之于白羽又遷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按秦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illegible]易姓嬴是爲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爲周[illegible]王主馬汧渭閒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續嬴氏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至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按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爲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按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大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

北燕

按北燕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爲秦所破滅

莒

按莒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丕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按紀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爲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酅入于齊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邾

按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爲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爲楚所并

小邾

按小邾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郳爲附庸春秋時郳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齊小白霸郳君附從進爵爲子始列諸侯

謂之小邾子

虞

按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

國

虢

按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于

晉

滕

按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按薛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

春秋諸國輿廢說 畢

春秋經傳總目

胡傳序
左傳序
公羊傳序
穀梁傳序
程傳序
綱領
提要
東坡地理圖說

諸國年表
諸國興廢說
第一卷
隱公一
元年之二年
第二卷
隱公二
三年之五年
第三卷
隱公三
七年之十一年
第四卷
桓公一
元年之四年
第五卷
桓公二
五年之十年
第六卷

桓公三
十一年之十八年
第七卷
莊公一
元年之七年
第八卷
莊公二
八年之十四年
第九卷

莊公三
十五年之二十三年
第十卷
莊公四
二十四年之三十二年
第十一卷
閔公
元年之二年
第十二卷

僖公一
元年之五年
第十三卷
僖公二
六年之十五年
第十四卷
僖公三
十六年之二十四年
第十五卷

僖公四
二十五年之二十八年
第十六卷
僖公五
二十九年之三十三年
第十七卷
文公一
元年之八年
第十八卷

文公二
九年之十八年
第十九卷
宣公一
元年之六年
第二十卷
宣公二
七年之十一年
第二十一卷

宣公三
十二年之十八年
第二十二卷
成公一
元年之五年
第二十三卷
成公二
六年之十年
第二十四卷

成公三
十一年之十八年
第二十五卷
襄公一
元年之九年
第二十六卷
襄公二
十年之十八年
第二十七卷
襄公三
十九年之二十六年
第二十八卷
襄公四
二十七年之三十一年
第二十九卷
昭公一
元年之六年
第三十卷

昭公二
七年之十三年
第三十一卷
昭公三
十四年之二十一年
第三十二卷
昭公四
二十二年之二十五年
第三十三卷

昭公五
二十六年之三十二年
第三十四卷
定公一
元年之七年
第三十五卷
定公二
八年之十五年
第三十六卷
哀公一
元年之七年
第三十七卷
哀公二
八年之十四年
第三十八卷
附錄左傳
哀公三
十四年之二十七年

春秋總目終

春秋四傳卷之一

隱公一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

隱公攝主國事在位十一年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胡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諡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毋適家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邶蒲昧反 復扶又反 烕許悅反 朝音潮 藟力軌反 遠去聲 賵芳鳳反 毋音無 適音嫡 難去聲 塞先代反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

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
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鄢入春秋

齊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
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以翼曲沃别之

别必列反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號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爲哀侯隱公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二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

陳
嬀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爲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餘詳見僖公元年

朝音潮下皆同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葬薛獻公

莒
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郳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爲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郳子克卒

父音甫後同

許
姜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卽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郳黎來來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爲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芈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冐又一世熊通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芈音弭　長上聲　中音仲　少去聲　蚡扶扮反

秦
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爲附庸

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爲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之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怒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隱公]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郤二年曲沃莊伯鱓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胡傳]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左傳] 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公羊傳]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胡傳]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

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踰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上由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父音甫凡人名地名放此蔑莫結反

凡書邾公並作邾婁蔑公穀並作眛此私盟之始【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胡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也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

故盟有弗渝巳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附錄】【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音偃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

方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胡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將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上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吁晚反賵撫鳳反罷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胡傳]上古應特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須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

風王不稱天其決嚴矣

附錄 左傳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正義 參盟之端 左傳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傳 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胡傳 內稱及外稱人告微者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以國地者其與焉微者盟也凡書盟者惡之也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

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敗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附錄 左傳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傳 祭伯來非王命也 公羊傳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穀梁傳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言朝者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植外權如絲綸之語韓宣事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之盧攜高駢崔胤之於宮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朝聘告世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詭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左傳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公羊傳 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穀梁傳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胡傳 此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以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爲遠然公子驅于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亦公在內而叔孫舍卒于內而公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

庚申 二年 平王五十年 齊僖十 晉鄂三 衛桓十四 蔡宣二十九 鄭莊二十二 曹桓三十六 陳桓二十四 杞武三十 宋穆八 秦文四十五 楚武二十一

春公會戎于

潛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左傳】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胡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先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illegible]　否部鄙反　朝音潮　長上聲）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舒亮反【此入國之始】【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後同帥所律反後放此【此大夫專兵之始】【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胡傳】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是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illegible]　斷丁亂反　造七到反　見音現）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狄之始】【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胡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山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復扶又反　好呼報反　費音秘　[illegible]）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緰音須履緰左作裂繻【左傳】卿爲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爲去聲）

迎去聲　為去聲　長上聲　迎去聲下同　好去聲

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

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分去聲　斷丁亂反下同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此外相盟之始】【左傳】魯故也【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胡傳】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未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未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胡傳】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曰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而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造七到反　為去聲

鄭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

【胡傳】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詰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稱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春秋四傳卷之一

春秋四傳卷之二

隱公二

周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齊僖十一 晉鄂四 衛桓十五 蔡宣三十 鄭莊二十四 曹桓三十七 陳桓二十五 杞武三十一 宋僖九 辛 秦文四十六 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穀梁傳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胡傳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有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 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傳 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胡傳 崩者上隊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訃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眾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殁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 左傳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公羊傳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穀梁傳 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胡傳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

見音現 爲去聲

禮喪裳者乾何以作乎曰功所之宜與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使世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教之衰崇與統衆威福下移大家根據而莫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者希秋於周際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文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子孫世說必有所受矣

附錄 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音附

此來求之始 左傳 王未葬也 公羊傳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胡傳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正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以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已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穀梁傳 諸侯日卒正也

胡傳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爲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以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詔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

父音甫 舍音捨上聲 馮音憑 夫音扶 荷何可反 見音現 使去

僨音奮上聲　惡去

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左傳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胡傳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女音汝下同　馮音并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後同）

公羊傳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穀梁傳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傳去　好去聲　見音現

胡傳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以冢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七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嬀音危　好並去聲　[illegible]

附錄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壬戌 桓王元年 **四年** 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弒蔡宣三十一鄭莊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

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完音丸州穀作祝後同 此書弒之始 【左傳】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胡傳】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州吁而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而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 【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胡傳】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其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 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從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明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罪起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翬帥師翬許歸反【此大夫會伐之始】【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胡傳】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胡傳】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之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音卜【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莅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

于濮者譏失賊也

胡傳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加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其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矣尹濮者衛國之人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逆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將去聲　碏七反　吁音　夫音扶下同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公羊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穀梁傳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胡傳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五年

桓王二年 齊僖十三 晉鄂六 衛宣公晉元年 蔡宣三十二 鄭莊二十六 曹桓三十九 陳桓二十七 杞武三十三 宋殤二 秦文四十八 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作矢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穀梁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度徒洛反　亟去聲　蒐所求反　獮息淺反　隙去逆反　數上聲　少去聲　長上聲　射食亦反　夫音扶　從去聲　濟上聲

胡傳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伯之則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朝音潮　放上聲　省悉井反　斂去聲

附錄 左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 穀梁傳月葬故也

行去聲 見音現 蒸平聲 祭側介反

[胡傳]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何弗例者弑逆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殁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華或匿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附錄][左傳]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敗必邁反 將去聲 惡去聲

秋衛師入郕

郕音成公作盛[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

[胡傳]其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惡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

[胡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舞音扶 佾音逸 相去聲 召音邵 處上聲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侯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

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胡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鄭人伐宋【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

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胡傳】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音冥【蟲】災始此【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胡傳】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

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反【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胡傳】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書圍之始】【左傳】以報入郛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胡傳】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甲子】桓王三年六年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三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左傳】更成也【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

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胡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卽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會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附錄】左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五蓋反 [illegible] 齊魯交好之始【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附錄】左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胡傳】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旣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久之也

【胡傳】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旅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糴音狄　焉如字其註於虔反

附錄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春秋四傳卷之二

春秋四傳卷之三

隱公三

分去聲

[乙丑]桓王四年 七年 齊僖十五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二十九杞武二十五宋殤四秦文五十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塞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拔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酅音攜　好去聲　少上聲

滕侯卒[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前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譏慢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偏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削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

見音現

見音現

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此書土功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胡傳 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民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列國來聘之始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

盡爲去聲以爲如字施以豉反適嫡同絀黜同

艾之盟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胡傳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若責其不友恭之義考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illegible]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illegible]肯帥師皆罪其兄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黃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

爲去聲眛音蔑傳去聲見音現

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illegible]也仁人於兄弟經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此伐邾之始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胡傳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眛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illegible]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眛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此戎患之始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

爲使止去聲見音現易去聲

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侯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戎伐

父音甫 忘去聲 妻去聲

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附錄】【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桓王五年

八年

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卒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必彭反公穀作邴【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從去聲 惡去聲下同

庚寅我入祊【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朝音潮下同

【胡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朝於王[illegible]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illegible]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illegible]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宜王以鄭母弟之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皆有[illegible]邑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illegible]於魯許鄭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曰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復扶又反 强上聲

【附錄】【左傳】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別必列反 傳去聲 夫音扶

【胡傳】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大上禘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諡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脩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illegible]】盟之[illegible]

始【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傳】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剸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約於妙反 質音至 繇音由 乾音干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穀梁傳】月葬故也

【附錄】【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朝音潮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卍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左傳】以成紀好也【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好去聲

【胡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爲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施並去聲下同

螟。

【附錄】【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作侅【左傳】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胡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内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俠音協 寰音縣

【紀年】桓王六年 九年 齊僖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侯封人元年鄭莊三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六秦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

季來聘【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胡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未嘗不聘不朝則貶其爵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息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魯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庚辰大雨雪 雨于付反【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胡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失其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讖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不成爲君也

○夏城郎【左傳】書不時也

〔胡傳〕城者衆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營城邑其後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糇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胡傳〕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于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

使去聲 脤市忍反 分去聲 雨去聲 見音現 俶尺叔反 夫音扶 栽才代反又音再 度入聲

召邵是俗作及非從本正軼送覆又下輕政聃卄衷聲於反
不及不本是今官改音又逸扶反同灃反乃反去殪計

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召
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
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
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已恭王命討不庭
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
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附錄】【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
使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
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
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
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
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
敗戎
師

【戊辰】桓王七年 **十年** 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一曹桓四十四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胡傳】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
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
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
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
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
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先悉薦反夫音扶 去上聲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敗必邁反菅古顔反【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古報反【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勞去聲

【胡傳】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
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
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
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
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
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
敗之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
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夫音扶去分聲鄟音專邿音詩覆芳六反

陳音陣

秋宋人衞人入鄭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衞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衞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衞人之力也【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易去聲下同

【胡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
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
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
王師固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
射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闘起乘
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

覆音福

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例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附錄 左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公作盛 左傳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穀梁傳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胡傳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荀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己巳 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十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會之始亦滕見之始 左傳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傳 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胡傳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於恣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令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 時來公作祁黎左文作郲 左傳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

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胡傳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入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上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懲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附錄 左傳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 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胡傳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

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恕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兊正秋也以兊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

建亥爲正因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斯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闕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爲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盟于眛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爲宋而伐邾眛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爲也後十年爲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

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爲冉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毋爲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陷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哉賊而書名賊之也或曰安知咺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於瀆也令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禮國愛君之義矣其賊而書名非宰也大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論並去聲 好比並去聲 祭側介反 朝音潮 差初宜反 使將並去聲

相告以其嘗爲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爲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爲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爲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爲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

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儧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卒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三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長上聲 夫音扶

春秋四傳卷之三

春秋四傳卷之四

辟音闢

桓公一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祭側介反

鄭 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弒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亹鄭祭仲立子儀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魯桓公二年殤公弒莊公馮立

晉 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衛 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詳見隱公元年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　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爲楚武王與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注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胡傳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累上聲　夫音扶　復去聲　更平　勝並平聲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胡傳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毋貴者其說非歟曰此狗惠公失禮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人毋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漢朝又

與音預　長上聲下同　惡去聲

好去聲　復扶又反　爲去聲　朝音潮下同

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胡傳]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

放上聲　惡去　繫繫音　朝朝音　貿音茂　夫音扶　見音現

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胡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好去聲　夫音扶　憝徒對反　爲懼之爲去聲　見音現

秋大水

[書]水災之始[左傳]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胡傳]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出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爲解誤矣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附錄][左傳]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年表]桓王十年　二年　齊僖二十一　晉哀八　衛宣九　蔡桓五　鄭莊三十四　曹桓四十七

沴音戾　爲去聲　華去　豔艷同

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弑秦寧六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穀梁傳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胡傳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爲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父音甫　累去聲舍上聲下同）

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胡傳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若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已音紀朝音潮難去聲　爲去聲　父音甫難去聲與上聲　幾平聲畜許六反　禪去聲）

滕子來朝

胡傳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

（爲去聲　復扶又反　朝音潮惡去聲　度入聲　行去聲）

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以尺參天
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發人欲者
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附]〔左〕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

〔穀梁傳〕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胡傳〕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初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掩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

〔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胡傳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彊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實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侯 左傳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傳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胡傳 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 始懼楚也 公羊傳 離會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胡傳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左傳 討不敬也 穀梁傳 我入之也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 脩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 左傳 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穀梁傳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胡傳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人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附錄 左傳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壬申 桓王十一年 齊僖二十一 晉哀九 衛宣十一年 蔡桓六 鄭莊三十五 曹桓四十 丁入 陳桓三十六 杞武四十二 宋莊公馮元年 秦寧七 楚武三十二

十三年春正月

胡傳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曾不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鄭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附錄 左傳 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 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 不盟也 公羊傳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傳 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胡傳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 郕公作成 左傳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 既者何盡也 穀梁傳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胡傳 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 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穀梁傳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

般音盤　迎好並去聲　迎去聲　爲去聲　別必列反　見音現

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毋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毋不出祭門諸毋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毋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毋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毋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讙【穀梁傳】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胡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毋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有年【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胡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脩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惡去聲

【附錄】【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癸酉】桓王十二年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二十一蔡桓七鄭莊三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三十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四年春正月

乾音干　中音仲　息淺反

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胡傳】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否

秋謹於微之意也毋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朝音潮　長上聲　行去聲　舍上聲　操平聲　大音泰　宰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胡傳】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糾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晅賵仲子錫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晅獨書官兼稱爵何也如晅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做古重其任也任天下之重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則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見音現下同　夫音扶　晅暗　芳風反　相去聲下同　公去聲

【附錄】【左傳】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春秋四傳卷之四

春秋四傳卷之五

桓公二

【經】桓王十三年　齊僖二十四　晉小子二　衛宣十二　蔡桓八　鄭莊三十七　曹桓五十四　陳桓三十八　杞武四十四　宋莊三　秦寧九　楚武三十四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之悈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夏

大音泰

齊侯鄭伯如紀【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

【胡傳】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備書于策夫子脩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朝音潮　夫音扶　諼許元反　憯七感反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傳】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任叔之子

叔之子者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胡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不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淩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狥大臣私意而廢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黒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

【胡傳】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爲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取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此書雩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螽公作蝝[公羊傳]蝝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冬州公如曹[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胡傳]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乙亥]桓王十四年

六年

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寔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胡傳]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其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附錄][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

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公左作成[左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附錄]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書大閱之始[左傳]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眾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胡傳]佗弒大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惡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所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救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胡傳]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

朝音潮 分去聲 難去 告谷 下同 朝潮 下同 見音現 惡去聲 夫音扶 援于眷反 射音石

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亂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胡傳】按左氏會于郕咨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幾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丙子】桓王十五年 七年 齊僖二十六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桓十六鄭莊三十九曹桓五十二陳厲二杞武四十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

焚咸丘【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胡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務無殄滅之過矣書

朝音潮下同 幾平聲 去上聲下同 見音現 復扶又反

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胡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

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

向音餉 盟音孟

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附錄 左傳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丁丑 桓王十六年 **八年** 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四十七宋莊六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亟去吏反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穀梁傳 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中音仲下

胡傳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爲去聲

天王使家父來聘 父音甫

相去聲

胡傳 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

與去聲下同

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伍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期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論相並去聲

附錄 左傳 春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亟欺冀反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 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傳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胡傳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事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事

少去聲

附錄 左傳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去上聲 還音旋 雨去聲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附錄 左傳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逆始此 左傳 禮也 公羊傳 祭公者何天

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也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胡傳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何爲不稱使不與王祭公使王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三婚姻之事者也重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以不報遂之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此說是也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矣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戊寅 經 桓王十七年

九年 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元年宋莊七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胡傳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

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〇秋七月

附錄 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〇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左傳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胡傳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國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也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朝於王事

則桓朝其實本無時皆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太位務之寃也危病邪之何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何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巴】桓王十八年　齊僖二十九　晉緡三　衛宣十七　蔡桓十三　鄭莊四十二　曹桓五十五卒　陳厲五　杞靖二　宋莊八　秦出子二　楚武三十九

十年春王正月

【胡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綠纂弑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錄】左傳號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胡傳】弗者違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伐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附錄】左傳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胡傳】此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春秋四傳卷之五

春秋四傳卷之六

桓公三

惡烏居 勿反 鄖音云 騷音蕭

庚辰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 晉緡四 衛宣十八 蔡桓十四 鄭莊四十三卒 曹莊公射姑元年 陳厲六 杞靖三 宋莊九 秦出子三 楚武四十 **春正月**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胡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爲郎之戰又結然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附錄】【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還音旋 妻去聲 祭側介反下同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爲公之爲去聲 娶 餬音胡

【胡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鑑矣

憯七感反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女去聲 姞其吉反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相去聲 遼上聲 爲去聲 舍上聲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胡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

相去聲 絀與黜同

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亡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告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分去聲 與音預 父音甫

突歸于鄭 [左傳]厲公立 [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惡去聲

[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則

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爲不順矣然内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易去聲 援于眷反

鄭忽出奔衛 [此書奔之始] [左傳]昭公奔衛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胡傳]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强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

和去聲 夫音扶

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强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强於爲善也

爲去聲 夫音扶 相去聲 壞音怪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口暫反

[胡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虚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

夫音扶 虚去魚反

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惡去聲 長上聲 數音朔 見音現

[辛巳]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一 晉緡五 衛宣十九卒 蔡桓十五 鄭厲公突元年 曹莊二 陳厲七卒 杞靖四 宋莊十 秦出子四 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虵 [左傳]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虚 虚去魚反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

句音鉤 瀆音豆 父音甫 長上聲 辟音避 惡烏路切 厭平聲 夫音扶 易去聲 輕去聲 扞戶旦反 數上聲

宋公于龜 左傳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 再稱日決日義也 ○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傳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胡傳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戰者罪在彼也從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戰于郎是也

附錄 左傳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壬午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齊僖三十二 晉緡六 衛惠公朔元年 蔡桓十六 鄭厲二 曹莊三 陳莊公林元年 杞靖五 宋莊十一 秦出子五 楚武四十二

春

見音現 夫音扶 好去聲 父音甫

附錄 左傳 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脩好 公羊傳 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 穀梁傳 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好去聲 惡平聲 將去聲

胡傳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陵弱世以紀為主何也彼

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辯論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勸則相時小國譬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省 悉井反

三月葬衛宣公

胡傳 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俱存而惡自見也

見 音現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癸未 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齊僖三十三卒 晉緡七 衛惠二 蔡桓十七 鄭厲二 曹莊四 陳莊二 杞靖六 宋莊十二 秦出子六 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 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時燠也

胡傳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蓋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公羊傳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

胡傳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誨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 穀梁作禦 左傳 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穀梁傳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胡傳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罪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則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

力以自奉者與矣

共盛並平聲　內音納　甸音扶

乙亥嘗【左傳】書不害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焉

【胡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大音泰　背音佩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周】桓王二十三年卅十有五年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三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春二月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使去聲　夫音扶　好去聲

【胡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後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分貴並去聲　見音現　祭側介反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illegible]

祭側介[illegible]　易去聲　夫音扶

曰誅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傳〕譏奪正也

〔胡傳〕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敎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傳〕反正也

〔胡傳〕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厭詞也

許叔入于許〔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胡傳〕許太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仲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翼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鄗穀作蒿〔左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朝音潮

〔胡傳〕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

祭側介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來的反又音藥〔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羹音郎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居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衞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背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墮許規反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袲昌氏反公作侈〔左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胡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曰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曰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

始疑於補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乙酉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五昭公忽元年曹莊六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懲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 左傳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胡傳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向失亮反 左傳書時也 〇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丙戌 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卒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〇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會公穀作及 趡翠軌反 左傳尋蔑之盟也 〇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闕夏字 奚穀作郎 左傳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〇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 〇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胡傳季字也歸順詞也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天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

亂力是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
邇而不迫者也足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胡傳】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耶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歸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爲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爲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有八年 周莊王三年 齊襄四 晉緡十一 衛惠六 黔牟二 蔡哀侯獻舞元年 鄭厲 子亹元年 曹莊八 陳莊六 杞靖十六 秦武四 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

【胡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與齊會于平州以定公位背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魯人請之曰君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占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 濼盧篤反又音洛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無與字【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胡傳】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其至淫亂爲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非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來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遂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
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穀梁〕
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胡傳〕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役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

〔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胡傳〕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而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

孫音遜　好去聲　屬音燭　知去聲　夫音扶

其知之矣

春秋四傳卷之六

春秋四傳卷六　十八

春秋四傳卷之七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

二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魯莊公八年襄公弑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爲政

宋 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弑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始更號曰晉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爲繆侯

曹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蘧蒢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郳黎來來朝詳見隱公元年 朝音潮

楚 魯莊四年武王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弑兄堵敖代立是爲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爲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弑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爲令尹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戊子 莊王四年 **元年** 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七年黔牟三年蔡哀十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杞靖十一年宋莊十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長上聲下同 夫音扶

與去聲下同　論去聲　斷丁亂反　孫去聲　去上聲　傳　夫音扶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胡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夫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　逆左作送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胡傳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之道矣

必為之為去聲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為外禮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胡傳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止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主得尊周之義為之

見音現

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書錫命之始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胡傳】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奉者天位也

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爲夫人王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爲譏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胡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爲去聲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 此書遷之始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見音現

【胡傳】言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己丑】五年 莊王二年 齊襄六 晉緡十三 衛惠八 黔牟四 蔡哀三 鄭厲九 子儀二 曹莊十 陳宣公杵臼元年 杞靖十二 宋莊十八卒 秦武六 楚武四十九

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耳【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父音甫

【胡傳】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曰久矣故翬弑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將去聲　寪音委　夫音扶

秋七月齊王姬卒【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

我主之也穀梁傳曰爲之主者卒之也

胡傳書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也故得以日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猶情而爲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公作郜

竟音境下同

左傳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胡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馮皮冰反

周莊王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六年五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左傳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然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穀梁傳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左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胡傳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書葬皆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夫音扶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戶圭反左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奔陳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

不能伐匪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好惡並去聲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胡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襃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事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辛卯] 莊王七年 四年 齊襄入晉緡十五衛惠十黔牟六蔡哀五鄭厲十一子儀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二秦武八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穀梁傳]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胡傳]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朝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

齊側皆反　樠音朗　溠側嫁反　汭音芮

[附錄][左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垂音尾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傳]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於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

衎苦旦反　適音的

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有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難去聲　為去聲下文同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

與平聲　去上聲

讎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十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夫音扶

〔胡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數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曰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

見音現　惡去聲下同

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胡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婿姬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厭平聲　朝音潮　樂音洛　乾音干

〔胡傳〕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已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湯失陽反 彭必亡反 儦表驕反 驅去聲 行去聲 後扶又反

壬辰 莊王八年

五年 齊襄九 晉緡十六 衛惠十一 黔牟七 蔡哀六 鄭厲十二 子儀五 曹莊十三 陳宣四 杞靖十五 宋閔三 秦武九 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胡傳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父音甫 朝音潮 辟去聲

秋郳黎來來朝 郳公作倪黎左作犂 左傳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胡傳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郳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胡傳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絶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書人

癸巳 莊王九年

六年 齊襄十 晉緡十七 衛惠十二 黔牟八 蔡哀七 鄭厲十三 子儀六 曹莊十四 陳宣五 杞靖十六 宋閔四 秦武十 楚文二

春王正月 正月公穀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始此 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 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胡傳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

度待洛反　強其丈反

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公羊傳】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於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難乃旦反　距與拒同

【胡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見音現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傳去聲　朡祖叢反　夫音扶　援于眷反

【胡傳】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喪去聲　行去聲　上聲　騅音　噬齊臍　焉於虔反　復扶又反

【附錄】【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甲午　莊王十年　**七年**　齊襄十一　晉緡十八　衛惠十三　蔡哀八　鄭厲十四　子儀七　曹莊十五　陳宣六　杞靖十七　宋閔五　秦武十一　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穀夜作昔見音現隕于閔反公作霣凡霣字後向【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

與平聲

隕若雨

說哉

胡傳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

胡傳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梁傳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胡傳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春秋四傳卷之七

春秋四傳卷之八

莊公二

乙未 莊王十一年 八年 齊襄十二 晉緡十九 衛惠十四 蔡哀九 鄭厲十五 子儀八 曹莊十六 陳宣七 杞靖十八 宋閔六 秦武十二 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傳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穀梁傳 次止也俟待也

胡傳 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鄭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左傳 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傳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也 穀梁傳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傳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作成 郕戶江反 左傳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胡傳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還音旋後同左傳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胡傳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非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告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胡傳 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成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竝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彊使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胡傳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所用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

難去聲

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周]莊王十二年

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惠十五蔡哀十鄭儀十六于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入杞靖十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惡去 夫音扶

[胡傳]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其器反公穀作暨[左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

惡去聲

故惡內也

[胡傳]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實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糾

內斗左作納子糾[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

惡去聲 強上聲 長上聲 相去聲 召音邵

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簒辭也[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胡傳]以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強納致之稱子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喪去 乘去 辟音避 爲去聲下同 見音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音干[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胡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敗者以復讎舉

召音卲　相去聲　易去聲　難乘並去聲　復扶又反　予上聲　見音現

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胡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洙音殊[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胡傳]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見音現下同閒去聲　從乘並去聲　使去聲

丁酉莊王十三年

十年齊桓二晉緡二十衛惠十六蔡哀十一鄭厲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杞靖二十宋閔八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上酌反[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胡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齊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師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褒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然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公羊傳]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

復扶又反　橫去聲　見音現　比音毗

始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遷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胡傳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乃新徙之邦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先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繩證反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畏去聲　忿敷問

胡傳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所巾反舞穀作武荆猾夏之始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為其之為去聲

胡傳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取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行去聲　為並去聲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胡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

斷音短

子章羽弁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與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爲乘陳皆去聲

戊戌 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〇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子斯反 左傳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

盛平聲 說音悅

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共音恭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 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和去聲 妻去聲 嬪毗賓反 治音持 悖蒲太反下同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乘去聲 射食亦反 長上聲

附錄 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歜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己亥 莊王十五年崩 十有二年 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弒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去故叔姬至此然後

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仕鄭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旣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毀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鄭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毋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 [左傳] 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穀梁傳] 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胡傳]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役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所避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胥亦死於閔公之難制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制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而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晏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非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死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旌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胡傳] 按左氏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若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

其汏厥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周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胡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見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

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胡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之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毁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而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絶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貶而惡已見

易去聲

秋七月〇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竟古境字 與平聲

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也

傳去聲

胡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

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然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者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爵莊嵩其事而行怨鄭

佩狩音

附錄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

周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弒曹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

胥音悴 悴去聲

人陳人曹人伐宋

【附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攘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復扶又反

夏單伯會伐宋【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之成也

【胡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稱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稱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

殺[illegible]　見音現　舍上聲

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稱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稱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附錄】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其

繻音須　釁許靳反　祏音石

縊計反　為並去聲　食音嗣　堵丁古反　易並去聲

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荊入蔡【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〇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單音善鄄音絹【左傳】冬會于鄄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

春秋四傳卷之九

莊公三

［壬寅］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厲土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穀梁傳］復同會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左傳］諸侯為宋伐郳

［胡傳］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

［胡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 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三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荊伐鄭［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附錄］［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胡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果以桓為讐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郲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附録 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甲辰 僖王五年崩

十有七年 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衛惠二十三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下同 左傳鄭不朝也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胡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惡去聲下同 朝音潮

夏齊人殲于遂 殲子廉反公作瀸 左傳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 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頷烏納反 飲去聲下同

胡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彊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皆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夫音扶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穀梁傳逃義曰逃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胡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遠去聲

乙巳 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 齊桓十晉獻公詭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

春王三月

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朝音潮 長上聲

附録 左傳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

瑴音角

爲去聲下同　土音杜

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左傳】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胡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蜮文作蜮音域【左傳】爲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者也

夫音扶　朝音潮　長上聲下同

【胡傳】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開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糵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所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處上聲下同

【附錄】【左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踖在亦反

【丙午】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二十鄭厲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從去聲　爲去聲　竟音境　辟音避　要平聲　數入聲　惡去聲　與去聲　與音如字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胡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巳亦不失人失巳與人之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巳也辭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使去聲

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則不受之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朝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附録 左傳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見伐之始 穀梁傳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難去聲 將去聲

胡傳 本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爲難好並去聲予上聲

丁未 惠王三年 二十年 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胡傳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而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而爾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別必列反

附録 左傳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 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 其志以甚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戎穀作我

戊申 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二十八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胡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於垂若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實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暫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若也而況子儀雖乘闕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於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君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間去聲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穀梁傳婦人弗目也

【附錄】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守去聲 玤蒲項反 予上聲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所景反公作省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

爲去聲

【胡傳】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濫滋蓄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耄音冒 惷丑江反 下同

數音朔 召音邵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胡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放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行去聲 孫音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音禦公穀作禦此書專殺之始左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

樂音洛 飲去聲 妻七計反 少去聲

著入聲 大音泰

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與去聲下同

【胡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

背音佩 惡傳斷並去聲 見音現

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傒音奚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

冬公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脩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胡傳】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昏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未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丙戌】惠王六年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頵元年

春公至自齊【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祭叔來聘【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比必二反

【胡傳】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王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劌古衛反 大音泰 朝音潮 長上聲 守去聲

夏公如齊觀社【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

去上聲

【胡傳】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附錄】【左傳】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

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荊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公羊傳]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胡傳]荊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遜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胡傳]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左傳]秋丹桓宮之楹[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音戶[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胡傳]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巳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毋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毋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要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毋言是聽不娶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春秋四傳卷之九

春秋四傳卷之十

莊公四

惡去聲

辛亥 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五鄭文三曹僖公亦元年陳宣二十三杞惠三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之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御魚呂反 共音恭 盡子忍反 惡去聲 迎去聲下同

胡傳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迎去聲 夫音扶 惡去聲

胡傳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秋哀姜至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見音現 別必列反

胡傳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狩侯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穀梁傳

惡去聲 見形甸反 覿徒歷反 榛側巾反 別必列反

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胡傳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附録 左傳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胡傳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易去聲 祭側界反 斷丁亂反 傳去聲

郭公 公羊傳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緣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胡傳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不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覿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惡去聲下如字 夫上大下同 大音扶下同 覿音狄

廿七 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齊桓十七 晉獻八 衛惠三十一卒 蔡穆六 鄭文四 曹僖二 陳宣二十四 杞惠四 宋桓十三 秦宣七 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此諸侯交聘之始 左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胡傳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

好去聲 朝音潮 爲去聲 見賢遍反 與去聲 大音泰

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 其不言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附録 左傳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癸丑 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秦宣入楚成四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

附録 左傳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此傳殺大夫之始 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胡傳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則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大夫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

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傳 按書伯禽甞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附録 左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

四陳宣二十六杞惠六宋桓十五秦宣九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徒刀反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胡傳】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胡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諸侯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難也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胡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内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

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胡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附錄】【左傳】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胡傳］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有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附録］［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別彼列反　召音邵　廖力彫反

［周］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齊桓二十　晉獻十一　衛懿三　蔡穆九　鄭文七　曹僖五　陳宣二十七　杞惠七　宋桓十六　秦宣十　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左傳］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胡傳］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爲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附録］［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見音現下同　將去聲　大音泰　娶去聲　說音悅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瑣素果反　○秋荊伐鄭［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

乘繩證反　桔戶結反　柣待結反　殿丁練反　遁徒困反　縣音玄

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于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穀梁傳】善救鄭也

【胡傳】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米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將去聲　見音現

冬築郿 郿芒悲反公穀作微【左傳】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胡傳】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

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

調徒弔反　會音檜　積子賜反

【胡傳】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累上聲　爲去聲

【胡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

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丙辰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二衛懿四蔡穆十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七秦宣十二一十楚成七

春新延廐【左傳】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傳】新延廐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

詘 出勿反　輕 遣政反　父 音甫　見 音現 下同

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援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蜚扶味反【左傳】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胡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附錄】【左傳】樊皮叛王

【丁巳】惠王十三年　齊桓二十二　晉獻十三　衛懿五　蔡穆十一　鄭文九　曹僖十七　陳宣二十九　杞惠九　宋桓十八　秦宣十二　楚成八

三十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附錄】【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

處 上聲

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於 音烏　菟 音徒　紓 音舒　爲 去聲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戶江反 鄣音章【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穀梁傳】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

【胡傳】降者服之詞前書郱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强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强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

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胡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子禮反【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

燕 音烟

爲去聲 大音泰 扶音 燕音煙 勝平聲 好去聲 召音邵 樂音洛下同

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胡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戊午 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 春築臺于郎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胡傳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遺去聲 徼古弔反 罷音皮 爲去聲 辟音闢 爲去聲 過古禾反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傳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穀梁傳 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胡傳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穀梁傳 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己未 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蔡穆十三鄭文十一曹僖九陳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春城小穀 左傳 爲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穀梁傳 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附錄 左傳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

皆有之王曰君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國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黨音掌 般音般 犖音洛 鄉去聲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 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剌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胡傳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剌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公羊傳 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 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胡傳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何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黨音掌 犖音洛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般音班 左傳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胡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而越禮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謬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

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胡傳 于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俾二子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丘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此狄入衛之始

春秋四傳卷之十

春秋四傳卷之十一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 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 詳見隱公元年

鄭 詳見隱公元年

齊 管仲爲政

宋 詳見隱公元年

晉 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 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詳見隱公元年

曹 詳見隱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詳見隱公元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見莊公元年

楚令尹子文為政

秦詳見隱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般音班 父音甫

【周】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探平聲 惡去聲 樂音洛

般音班 父音甫 相去聲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立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使去聲 厭平聲 處上聲 去聲

齊人救邢【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

【胡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陳去聲 見音現 將去聲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左傳】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般音班 父音甫

【胡傳】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illegible]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

難去聲　見現音　樂去聲　惡稱之惡去聲　鮮仙音　殺去聲

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以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數乃曰反　閒去聲　王去聲　與平聲　難去聲下同　大音泰上

[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胡傳]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脩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恆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弱始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閒澗音　將去聲　大音泰　旋爲　焉音

[附錄][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長上聲

[辛酉]惠王十七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附錄][左傳]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

殺去聲　共音恭平聲　爲去聲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胡傳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族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毋葬子也

胡傳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緩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言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孫去上聲　與音預平聲　憯七感反　共音恭　與去聲　孫去聲　復扶又反　父音甫　處上聲　期音基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音遜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

胡傳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

長上聲　易去聲下同　孫去聲　惡去聲　相去聲　乘去聲　幾平聲

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而
惡其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父罪
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
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
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
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
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
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
賊則非也孫邾以慶父之果陳平之無誤將
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
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
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於慶
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
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
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其
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
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

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
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附錄 左傳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
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
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又筮之遇大有三之乾三曰同復于父敬
如君所及生有文在
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
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
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
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
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
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
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
子也 穀梁傳 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
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
子也

胡傳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
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
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頹
乎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
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
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
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
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于久而
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
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
曰齊侯使之者
據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

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
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
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
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
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
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
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
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
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
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
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
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
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胡傳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
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

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書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將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録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音純　定下依反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惡去聲下同　爲去聲

[胡傳]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天下柔之未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

好惡遠皆去聲　予音與　焉於虔反　相去聲下同

克不能退之以道何以收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附録]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

盛音成　守從並去聲　監平聲　適音帥　將入聲　焉於虔反　舍上聲　共音恭　難去聲下同　衣去聲下如字　衣身之衣又去聲　遠去聲　尨蒲江反　脤市軫反　盡子忍反下同　諗音審

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汝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繇音胄屬入聲　乘去聲）

春秋四傳卷之十一

春秋四傳卷之十二

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　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重平聲　將去聲）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朝音 明 傳去 塞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丕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郳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 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昔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召寔照反

秦 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見音 畀必 殷鴇反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壬戌 惠王十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復扶又反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孫音遜 騶之六反 使去聲下同 見音現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公羊傳]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

見音現下同　好去聲樂音洛

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城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胡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災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

復扶又反下同　見形甸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後同[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胡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伯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胡傳]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居音　紊　復扶又反

楚人伐鄭荆始書楚[左傳]鄭即齊故也

[胡傳]楚稱人浸强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因已强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僭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張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敗必邁反　見音現　惡去聲　復扶又反　長展兩反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勑呈反公作朾[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敗必邁反偃公作纓[公羊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

咸與

[胡傳]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

見音現

經文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擯夾以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許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敗必邁反酈力知反公作犁穀作麗挐女居女加二切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柰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費音祕　爲于僞反　惡去聲　說音悅　屏上聲　處上聲

胡傳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主使爲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爲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諭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將去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傳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喪去聲　爲去聲

胡傳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會

幾平聲　復扶又反　孫音遜　去上聲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爲桓之爲去聲

殺色介反　處上聲

胡傳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遷衛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本反美桓公而大于課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德焉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儀司以遂設備衰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懼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亦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患同惡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亦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見傳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首始見經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虞微國也

乘去聲　少長並上聲

朝音潮　與平聲下同　內藏之藏去聲下如字喪去聲知好並去聲

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

長上聲　先去聲下同

夫音扶好知使皆去聲 操平聲長上聲倩求切反乘去聲 長上聲

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爲家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好去聲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胡傳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

惡去聲 易去聲

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入國之人共爲掎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處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附錄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鄭**左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甲子 惠王二十年 **三年** 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二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大音泰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易去聲　樂音洛下同　朝音潮

徐人取舒[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六月雨[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illegible]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傳]謀伐楚也[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與去聲　陘音刑　召音邵

[胡傳]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入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及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後同[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乎我也[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楚人伐鄭[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附錄][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 晉獻二十一 衛文四 蔡穆十九 鄭文十七 曹昭六 陳宣三十七 杞惠十七 宋桓二十六 秦穆四 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處上　孫召　寔號　反大音泰　女音汝　共音恭下同

[胡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

橫去聲　樂音洛　分去聲

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胡傳 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頓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爲去聲　好去聲　下同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反王

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胡傳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

徵古堯反　好去聲　使去聲　幾平聲　縕紆粉反

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見音現　共音恭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

河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穆公作繆【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后同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陳國自此始【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傳】揚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歎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怙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咸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脩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譴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濤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誅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怨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附錄】【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周】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齊桓三十一　晉獻二十二　衛文五　蔡穆二十　鄭文十八　曹昭七　陳宣三十八　杞惠十八　宋桓二十七　秦穆五　楚成十七

春

附錄 左傳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公羊傳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傳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傳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孽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 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穀作首戴後同 左傳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公羊傳 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梁傳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胡傳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廢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

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附錄 左傳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 秋諸侯盟 公羊傳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

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恒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胡傳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將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爲襄王一乘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穀梁傳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 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乎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寵幸[illegible]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况報不盟是以爲取故將書曰鄭伯逃歸也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illegible]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匹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曾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我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嘻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始滅中國 左傳 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穀梁傳 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

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胡傳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縕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驕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春秋四傳卷之十二

春秋四傳卷之十三

僖公二

丁卯　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一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胡傳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令合大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戊辰　惠王二十四年　齊桓三十三　晉獻二十四　衛文七　蔡穆二十二　鄭文二十　曹昭九　辛陳宣四十七　杞成二　宋桓二十九　秦穆七　楚成十九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女音汝下同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胡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卑音婢　背音佩　復扶又反　說如字又始銳反　忌其冀反　厭於鹽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母音某又音無穀作寧毋毋音同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于齊　穀梁傳衣裳之會也

洩息列反　夫音扶　屬音燭　共音恭　夫音扶下同　堵音者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附錄　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己巳　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三十四　晉獻二十五　衛文八　蔡穆二十三　鄭文二十一　曹共公襄元年　陳宣四十五　杞成三　宋桓三十　秦穆八　楚成二十一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左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　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

惡烏路反　難乃旦反　洮他刀反　處昌呂反下同　先悉薦反下同

而請與也葢汋之也

胡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上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於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朝音潮　好去聲　見音現　與去聲

夏狄伐晉

左傳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射食亦反　期音基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公羊傳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傳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胡傳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公須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閔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衆大事於始祖之廟而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相去聲　分去聲　大音泰　夫音扶　繇直救反　費音秘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附錄　左傳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難去聲　大音泰　父音甫　長上聲

丙午襄王元年

九年

齊桓三十五　晉獻二十六卒　衛文九　蔡穆二十四　鄭文二十二　曹共二　陳宣四十二　杞成四　宋桓三十一卒　秦穆九　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月　御魚呂反　公穀作禦　說音悅

左傳　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公羊傳　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

為去聲　好去聲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公羊傳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胡傳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

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傳 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公羊傳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胡傳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美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 左傳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弒 左傳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好惡並去聲　好去聲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

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附錄〕〔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辛未〕襄王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二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左傳〕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公作卓子

〔胡傳〕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逆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殺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

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

長上聲　難乃旦反　要平聲

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穀梁傳 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

胡傳 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夫音扶　見音現下同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〇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 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爲于僞反　重平聲　夫音扶

胡傳 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

復扶又反 去上聲

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之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共音恭 大音泰 下同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

見音現 人如字 下同 稱去聲 又如字

重耳蔑不濟矣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 雪公作雹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附錄 左傳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冷力丁反 丕普悲反 行戶郎反 共音恭 騅音隹 歂市專反 纍力追反

壬申 三 襄王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 晉惠二 衛文十一 蔡穆二十六 鄭文二十四 曹共四 陳宣四十四 杞成六 宋襄二 秦穆十一 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普悲反 左傳 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夫上聲

胡傳 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召音邵 下同

附錄 左傳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胡傳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樂音洛 見音現 拒俱字反

附錄 左傳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左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胡傳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

焉音烟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
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
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
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
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
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
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
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癸酉]襄王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四年十二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卒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春王三月

庚午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胡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夫音扶

秋七月

[附錄][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守音狩　勞去聲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作處 公

[甲戌]襄王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五年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款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春狄侵衛

[胡傳]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與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附錄][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樂音洛　行去聲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爲難並去聲

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秋致之穀梁傳兵車之會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附錄 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 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辛鄭文二十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胡傳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魯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以鄫續反穀作繒後同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胡傳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甚乎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歟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傳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 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胡傳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秋侵鄭○冬蔡侯肸卒 肸許乙反 穀梁傳 諸侯時卒惡之也

惡去

附録 左傳 冬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 襄王十七年 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 晉惠六 衛文十五 蔡莊公甲午元年 鄭文二十八 曹共八 陳穆三 杞成十 宋襄六 秦穆十五 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 左傳 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左傳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穀梁傳 兵車之會也 遂次于匡 穀梁傳 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公作率後同 左傳 孟穆伯帥師及諸[illegible]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穀梁

傳善救徐也

橫去聲 見音現下同

胡傳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 秋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 螽公作螺 穀梁傳 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公羊傳 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應去聲

胡傳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

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
德之本也始
封必爲祖

冬宋人伐曹左傳討舊怨也○楚人敗徐于婁林敗
邁反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十有一月
救也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

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左傳晉侯
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
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
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
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
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
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
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
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
上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
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
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
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
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
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
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
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
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

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
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
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
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
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
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
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
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
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
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
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
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
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
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

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
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
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
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
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
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
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
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
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
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
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
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
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
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
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
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

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胡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歸甚今此書晉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之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何也君獲不言師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其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

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春秋四傳卷之十三

春秋四傳卷之十四

僖公三

丁酉 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 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傳 隕公作實 左傳 隕星也 公羊 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穀梁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五歷反 穀作鷁 過古禾反 左傳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羊傳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 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焉於虔反

胡傳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忘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見音現 省悉井反 伯音霸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傳 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傳 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胡傳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勝音升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胡傳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爲淑女既嫁爲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行下孟反 朝音潮

附錄 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

附錄 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戊寅 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 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附錄 左傳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夏滅項 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胡傳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郜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所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皮彥反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耳

己卯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衛文十八蔡莊四鄭

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
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

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下公有會字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三月齊人殺無虧 穀梁傳非伐喪也

附錄 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 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胡傳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齊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易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令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與去聲 惡去聲 少去聲 長上聲 屬音欲 戲平聲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傳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取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左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胡傳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其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以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尼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附錄 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幾平聲 菟音徒 朝音潮 累上聲 見音現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十一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蔡莊五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成十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

附錄 左傳春遂城而居之

夫音 扶 與去聲 惡去 下同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左傳〕宋人執滕宣公

〔胡傳〕執之是非决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脩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鄫子會盟于邾〔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

睢音雖 屬音燭 朱欲反 許亮反 爲去聲 惡平聲 惡去聲 降戶江反 復扶又反

用之〔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公羊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巳以求與之盟巳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秋宋人圍曹〔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乾音 干 復扶又反 治人之治平 辟 横去 辟音 操七刀反 菟音徒

〔胡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巳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洪景削七國而吳楚叛而東都疾橫議而賞典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小褁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弁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

好去聲 下同 與音預 見音現 溯音朔

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楚始與齊盟〔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胡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

復扶又反　惡去聲　好呼報反　處昌呂反　罷音皮　塞入聲　長上聲　背音佩　易去聲下同　湎面善反　度待洛反　好去聲

鄭刻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胡傳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辛巳 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 宋襄十一 齊孝三 晉惠十 衛文二十 蔡莊六 鄭文三十三 曹共十三 陳穆八 杞成十五 秦穆二十 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左傳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胡傳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弟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夫音扶　中去聲　見音現

夏郜子來朝 公羊傳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穀梁傳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穀梁傳隨國也

洩息列反　堵丁古反　爲于僞反　穀奴口反　於音烏　菟音徒

附錄 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壬午 三年 襄王十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 齊孝四 晉惠十一 衛文二十一 蔡莊七 鄭文三十四 曹共十四 陳穆九 杞成十六 秦穆二十一 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左傳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旱時正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公作霍穀作雩或爲宇楚始稱子

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執宋公者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穀梁傳以重辭也

胡傳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胡傳 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爲魯諱之也

尫汪音 夫扶音 澠酒音 信申 乘去聲 爲去聲 任壬音 句劬音 皞音昊 大音泰 紓音舒 猾滑 濟上聲 祀似 𧦝音 墮許規反 爲去聲 與音預 爲去聲 之如字 使去聲 遺唯季反 橫去聲 爲去聲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傳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傳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穀梁傳 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胡傳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之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中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 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宋襄十三 齊孝五 晉惠十三 衛文二十二 蔡莊八 鄭文三十五 曹共十五 陳穆十 杞成十七 秦穆二十二 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切公作朐 左傳 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胡傳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附錄 左傳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 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穀梁傳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胡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傳曰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胡傳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人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附錄 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伯也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卒 齊孝六 晉惠十四 衛文二十

與去聲

三蔡莊九鄭文三十六曹共十六陳穆十一杞成十八卒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忙巾切穀作閔後同【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胡傳】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夫音扶 平聲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穀梁傳】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秋楚人伐陳【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期如字下同上 質音致 辟匹亦反

【附錄】【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胡傳】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簒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杞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難去聲 從去聲 衰初危反 廧在良反 咎古刀反 隗五罪反 儵音叔 妻去聲 處上聲 乘去聲

【附錄】【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

共音恭 駢[illegible] 脅[illegible] 裸[illegible] 飧音孫 儕[illegible] 過[illegible]

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齊孝七 晉惠十五卒 衛文二十四 蔡莊十

衰初危反 朝音潮 偪音逼 見賢遍反 女音汝下同 中丁仲反

鄭文三十七 曹共十七 陳穆十二 杞桓公容元年 宋成公王臣元年 秦穆二十四 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

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内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左傳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

付錄 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

也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殺母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胡傳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聽讒不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備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既而書出以爲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契苦結反 夫音扶

晉侯夷吾卒

附錄 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春秋四傳卷之十五

僖公四

重平聲

丙戌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胡傳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之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若爲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都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荊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別必列反 分去聲 差楚宜反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傳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胡傳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下主大夫之昏史策書之見公失禮其失明矣

見音現下同 昏音婚

宋殺其大夫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附錄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鄀音若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降戶江反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胡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伐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夫音扶 率去聲

葬衛文公

附錄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降戶江反下同 溱初危反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好去聲

附錄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守去聲 飧音孫 處上聲

丁亥 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 晉文二 齊孝九 衛成公 鄭元年 蔡莊十二 鄭文三十九 曹共十九 陳穆十四 杞桓三 宋成三十 秦穆二十六 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後同

向式亮反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戶圭反公作巂穀作巂弗左作不【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公羊傳】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酅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見音現　況許元反　濟子禮反

【胡傳】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誘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

縣音玄　大音泰　下同　勞去聲

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始此【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少去聲　長上聲

【胡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邾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見音現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龜反公作隗【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穀梁傳】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鬻音育　摯音至

【胡傳】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但能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緡武巾反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

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〇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其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穀梁傳 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胡傳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戊子 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三鄭文

四十曹共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 左傳 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〇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〇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〇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 秋入杞責無禮也 〇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

霸文之教也 公羊傳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 穀梁傳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〇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胡傳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黜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諸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己丑 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六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晉

將去 說音悅 重平 行去

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羊傳 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穀梁傳 再稱晉侯忌也

胡傳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殘之兵亡矣或曰曹

背音佩 與去聲下同 與音預 說音悅

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七賜反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公羊傳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穀梁傳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也刺之可也

胡傳 按左氏買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一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强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形之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必利反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

說音悅 惡去

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公羊傳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傳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

執曹伯畀宋人

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胡傳】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予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襄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王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

【胡傳】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諸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

被皮寄反　婁力俱反

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黄而上不能救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抗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魯西不爲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二左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廢　舍音捨　辟音避　扶

【胡傳】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衞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

背音佩　斂力驗反　塞先則反　難乃旦反　大音泰　勝音升

衞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衞侯何【胡傳】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衞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衞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衞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焚棄文書而反側自安使文公釋怨許衞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衞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人心不外者乃能致大衆智不蔽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衆勤煩擾若不勝任者惜鑿智有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衞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雍於用反　鄉許亮反　爲于僞反　乘繩證反　彤徒冬反　玈音盧　卣音酉　鬯敕亮反　賁音奔　逖他歷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在演及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而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

少詩照反　殛紀力反　隊直類反　勞去聲下同　幾平聲

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胡傳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況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調徒弔反　長上聲　卒七沒反

胡傳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至道途可以預脩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令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下所非其所為眾正其本之意也

咺況晚反　守手又反　先悉薦反　使所吏反　長丁丈反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爭去聲　長上聲　艾音乂　易去聲

胡傳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謗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倫意其成出於誤而能華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臣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

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附録】【左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晉侯下穀無齊侯秦與中國會於此【左傳】冬會于温討不服也【穀梁】諱會天王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胡傳】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獎助詞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公羊傳】其曰何録乎內也【穀梁傳】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慎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胡傳】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

者易辭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爲伯討也（易去聲）

諸侯遂圍許【穀梁傳】遂繼事也

【胡傳】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肯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二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比必二反　朝音潮）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舍上聲　說音悅）

【胡傳】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附錄】【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夫音扶　別必列反　行音杭　將去聲）

春秋四傳卷之十五

春秋四傳卷之十六

僖公五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九年（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鄭文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宋成六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〇公至自圍許〇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有公字　翟亭歷反公作狄）【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胡傳】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左傳】爲災也（雨于付反　雹蒲學反　合上）

【胡傳】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

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災氣也
唉魯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
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
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
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其
音云問之而信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晉文六　齊昭三　衞成五　蔡莊十六　鄭文四十三　曹共二十三　陳共二　杞桓七　宋成二十七　秦穆三十　楚成四十二

三十年春王正月〇夏

狄侵齊【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胡傳】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閒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
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
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
連帥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
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衞
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
許之秋乃釋衞侯衞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
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
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
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穀梁傳】稱國以殺罪
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衞侯在外其以累上
之辭言之何也待
其殺而後入也

【胡傳】元咺訟君爲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
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
反求諸己衞侯之躬無乃有闕焉亦省德
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
殺之也衞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
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
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
衞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故也
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
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及公子瑕【公羊傳】衞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
道殺也【穀梁傳】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胡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
立以爲君故衞侯忌而殺之也然不
與衞剽同者是瑕能辭其位而不立
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
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
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衞
侯忌克專殺濫
刑之惡著矣

衞侯鄭歸于衞【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
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
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
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

【胡傳】衞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
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
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
大德名之者罪衞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
古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況於
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
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己至
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
六朝者衆矣衞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
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
也故再書其名爲後世戒此義
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晉人秦人圍鄭【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
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

佚音逸 縋音墜 舍音捨共音恭 知音智與音預

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

大音泰 爲于僞反横去聲下同

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胡傳】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爲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横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爲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爲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怨速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欿在感反

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此聘晉之始【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祭側界反

【胡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朝音潮

重直龍反 共音恭 洮[illegible] 惡[illegible]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濟子禮反【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

同姓之田久也　胡傳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易去聲

公子遂如晉 左傳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胡傳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也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假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燕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爲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

韣音獨　旂音祈平　契息列反　分去聲　同平聲下

不從乃免牲 公羊傳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穀梁傳 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胡傳 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左傳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胡傳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

守手又反去　殺所界反去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胡傳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求婦曷爲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毋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穀作於 左傳 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傳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附錄 左傳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卒 齊昭五 衛成七 蔡莊十八 鄭文四十五卒 曹共二十五 陳共四 杞桓九 宋成九 秦穆三十二 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公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胡傳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所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胡傳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爲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晉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

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脩之事任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經】三十有三年襄王二十五年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春王

乘去聲 輕遣政反

二月秦人入滑【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穀梁傳】滑國也

從去聲 積音漬 秣音末 餼希氣反 脯音甫 閒音閑

〇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勞去聲 賄音悔 朝音潮

〇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敗必邁反敗秦下左殽有師字【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奉音捧 縱施去聲 衰音催

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

鄉去聲

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

別必列反

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胡傳】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從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縗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左傳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胡傳】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務德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曲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邾須句訾婁

爲焉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毋勤矣大夫念毋者必當止乎禮義乎王不撫其民而遠也戍下卻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私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爲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

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胡傳】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有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卒以西宮爲小寢晉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者以路寢爲正則一廟猶然不於路寢則非其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夫音扶　喪去声　上上声　斷丁亂反　處上声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書隕公作霣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其曰之爲言猶實也

胡傳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失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桔結　秩姪　汪大反　覆芳服反　髡音昆　屯徒門反　泜音遲　紓音舒　費芳味反　譖側禁反　祔音附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附錄 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四傳卷之十七

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周 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魯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 詳見僖公元年

齊 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宋 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晉 襄公繼霸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皋立是年趙盾爲政

衛 詳見僖公元年

蔡 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公申立

曹 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弒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許 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衰七雷反　夫音扶

小邾 詳見傳公元年

楚 魯文公元年冬成王遇弒子穆王商臣立文十年次于厥貉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楚莊王爭霸

秦 秦用孟明以爲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宋乙]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弒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胡傳]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因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孤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見音現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日上有朔字○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相去 見 形 何 食 難乃 多反

[胡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附錄][左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無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見音現 [illegible]

[胡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韍冕圭璧

見音現 予音與 乘去聲 彤音同 玈音盧 弨音超

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訾子斯反 且子餘反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共平聲 大音泰 少去聲 蠭音蜂 羋音弭 呼去聲 女音汝

頵俱倫反公穀作髡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

蹯音煩

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胡傳]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蹈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

夫音扶 塞先則反 語去聲 戄悚同 傳去聲 斷丁亂反 長丁丈反 少上聲 眕之忍反 鮮上聲 羋音弭 處上聲

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聞此必將戄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醜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子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羋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

渴菝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與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與而後著乎

好去聲 要平聲

公孫敖如齊【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芮音銳 隧音遂

【附錄】【左傳】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復扶又反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襄三 齊昭八 衛成十 蔡莊二十一 鄭穆三 曹共二十八 陳共七 杞桓十二 宋成十二 秦穆三十五 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左傳】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遄市專反 沮在呂反 施去聲 聿音律 夫音扶 處上聲 遠去聲

【胡傳】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而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忿忿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主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遇然與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己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爲去聲

丁丑作僖公主【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特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壞音怪 期音基 夫音扶

【胡傳】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因朝而盟始此【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

公如晉夏四月已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傳】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戶木反縠作穀垂隴公穀作垂歛【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穀梁傳】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胡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見音現 樂音洛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胡傳】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群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

還音旋 爲去聲 復扶又反 好去聲 盛平聲 夫音扶

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胡傳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胡傳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知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丁酉 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襄四 齊昭九 衛成十一 蔡莊二十二 鄭穆四 曹共二十九 陳共八 杞桓十三 宋成十三 秦穆三十六 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霸國

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 左傳 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將去聲 間去聲 使去聲 守去聲 稱去聲 使去聲 夫音扶下同 惡去聲 解音蟹下同

胡傳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然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附錄 左傳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公羊傳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穀梁傳 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胡傳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爲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左傳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胡傳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

鮮上聲 幾平聲 復扶又反

室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脩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爲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後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爲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是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取而稱人備責之也

隊音墜 墜去聲

秋楚人圍江【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左傳】隊而死也【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樂音洛下同 一 召音邵

【胡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昔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昔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也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發兵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發去聲 處上聲

【戊】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 莊二十三 齊昭十 鄭穆五 衛成十二 曹共三十 蔡 陳共九 杞桓十四 宋成十 四 秦穆三十七 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附錄】【左傳】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夏逆婦姜于齊【左傳】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傳】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稱尺證反 與去聲下同 伉音 一

【胡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

人不能鑒微知著胃禮而徙使其女不介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賤之以爲後鑒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胡傳】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賤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脩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詰命不越此矣

背音佩　朝音潮　省悉并反

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爲去聲　肄以三反　朝音潮　樂音洛　愾苦愛反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左傳】冬成風薨

【胡傳】風氏僖公之毋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毋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毋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若音扶　分去聲　夫音扶　爲去聲

【己亥】
襄王二十三　晉襄六　齊昭十一　衛成十三
十年　蔡莊二十四　鄭穆六　曹共三
十一　陳共十　杞桓十五　宋成
十五　秦穆三十八　楚穆四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戶暗反【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

【胡傳】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毋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勑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爲去聲　復扶又反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毋也

[胡傳]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别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

合去聲　賵芳鳳反　與去聲

[胡傳]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毋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足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

鄀音若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錫我嗣是爲昭公

處上聲　漸音　作潛

[附録][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

難去聲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射入　將去聲　處上聲

六年 襄王三十一年 晉襄七卒 齊昭十二 衛成十四 蔡莊二十五 鄭穆七 曹共三十二 陳共十一 杞桓十六 宋成十六 秦穆三十九 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附録][左傳]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大音泰　好去聲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任音壬　行杭　鍼音其廉反　爲去聲　分去聲　予上聲　遺去聲　復扶又反

[附録][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

焉於虔反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呼官反公作讙[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左傳]襄仲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穀作夜[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朝音潮 女音汝 知去聲

[胡傳]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幾上聲 失去聲 當去聲 為如字 扶夫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音梏[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公羊傳]不

數上聲 告古篤反 朝音潮 奇音基 扐音勒

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胡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卒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七年

春公伐邾【左傳】問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句公作眗【左傳】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遂城郚 【傳】郚音吾【穀梁傳】遂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穀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胡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力呈反 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師字【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

爲去聲 帑音奴 焉於虔反 爲如字

告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公羊傳】晉先眜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眜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

大音泰 長上聲 朝音潮 舍上聲 適音的 焉於虔 將去聲 令平聲

【胡傳】按左氏襄公卒大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于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

晉全

程氏以爲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攘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緩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酆音豐 衰初危反

狄侵我西鄙

【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 秋

辟音避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

爲去聲 强上聲 見賢遍反 復扶又反 强如字

【胡傳】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詣盟而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已音紀 爲去聲下同 爲如字下同 舍上聲 復扶又反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公穀作莅【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晉全

樂音洛 說音悅

【穀梁傳】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附錄】【左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王】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

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解音蟹復扶又反竟古竟字

附錄 左傳 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世子王臣嗣位 左傳 秋襄王崩 〇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盾徒本反雍於用反 左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音洛雒戎公作伊雒之戎 左傳 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別必列反 處上聲

胡傳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曰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爲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公無而字 丙戌奔莒 左傳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公羊傳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梁傳 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

胡傳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邪侈無不爲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爲鑒必持其志修室欲之方也

蟊〇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胡傳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備也夫司馬掌兵之官公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暱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其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父音甫將去聲

附錄　左傳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春秋四傳卷之十七

春秋四傳卷之十八

文公二

經　頃王元年　九年　晉靈三　齊昭十五　衛成十七　蔡莊二十八　鄭穆十　曹共三十五卒　陳共十四　杞桓十九　宋昭二　秦康三　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　來求　止此

左傳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胡傳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與平聲　夫音扶

經　夫人姜氏如齊〇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穀梁

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左傳】莊叔如周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左傳】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胡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必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爲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左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胡傳】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没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胡傳】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咎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

【附錄】【左傳】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楚君臣始並見經【左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

曰莪何也以其夷狄褒之也

【胡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眞用刑重絕人之意也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乎

夫音扶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襚音遂【左傳】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胡傳】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秦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稱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稱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誡之義明矣

好去聲 賵芳鳳反 分去聲

葬曹共公

【甲辰】頃王二年 十年 晉靈四 齊昭十六 衛成十八 蔡莊二十九 鄭穆十一 曹文公壽元年 陳共十五 杞桓二十 宋昭三 秦康口 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胡傳】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不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秦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少去聲 見音現 舍上聲 適音的

楚殺其大夫宜申【左傳】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強其丈反 縣音玄 使去聲

【胡傳】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左傳】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音同 貉音麥【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

頃平聲 華去聲

勞去聲　道音導　抶恥乙反　辟音避

弱我也凡為之助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氏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胡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衆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脩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教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見音現　復扶又反　錫音辛

【乙巳】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二曹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春楚子伐麇麇俱倫反公作匽楚始書君將【左傳】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郤去逆反筐公穀作匡此大夫特相會之始【左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〇秋曹伯來朝【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〇公子遂如宋【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〇狄侵齊〇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音咸　郕音成　瞞莫干反　摏音舂　耏音而　潞音路

【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見音現　為去聲　夫音扶　別必列反　種上聲　大音泰　夫音扶

【胡傳】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附錄】【左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丙午】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一鄭穆十三

晉文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左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〇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〇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曰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〇夏楚人圍巢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〇秋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〇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〇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胡傳]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潜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以秦而免晉令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書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後同[左傳]書時也[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庚子] 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 晉靈七 齊昭十九 衛成 十二 蔡莊三十二 鄭穆十 四 曹文四 陳共十八卒 杞桓二十二 十三 宋昭六 秦康七 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瑕上 塞如字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 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難去 行音杭 知音智 背音佩下同 譟音躁

邾子蘧蒢卒。

[左傳]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與音預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音泰。[左傳]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共音恭

[公羊傳]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

[穀梁傳] 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胡傳]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脩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會下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還上公穀無公字

鄭伯會公于棐。

棐芳尾反，公作斐。

[左傳]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公羊傳] 還者何善。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甲辰] 頃王六年崩，子班即位，是為匡王。

十有四年 晉靈八 齊昭二十卒 衛成

二十二蔡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
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
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附錄 左傳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齊昭公娶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附錄 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施去聲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同欲非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則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考之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附錄 左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

强上聲 與去聲 背音佩 好去聲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音佩 左傳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胡傳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羊作接

菑側其反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

乘去聲 且音狙 長上聲 還音旋

乘去聲　乘如字　文並去聲　爲去聲

凡齊出也貜且正而捷菑不正也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
【胡傳】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
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
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
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
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
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
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攻將文過以遂
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
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
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
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之
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附錄】左傳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
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

守音狩　蓼音了　麇[illegible]　朝音潮　濟之　復扶又反

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
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
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
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
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
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
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
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左傳】穆伯之從己
氏也魯人立文伯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
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
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
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
喪不可不卒也
其地於外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左

難去聲　累　夫音扶　妃音配　施去聲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
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
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穀梁傳】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
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
代嫌也舍之不日
何也未成爲君也
【胡傳】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弒稱公子
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
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
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
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
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
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
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
出於其身之所爲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
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

幾平聲

之爲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
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
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
子哀貴之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
無聞焉爾【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胡傳】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
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
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
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
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
也若偷生避禍而去
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胡傳】齊君舍魯之甥也齊人弒舍固忌魯
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

焉音煙 惡平聲 施去聲 朝音潮 難去聲 爲去聲

執單伯弁子叔姬而訶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穀梁傳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胡傳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其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恩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使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討賊致辭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己酉 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 晉靈九 齊懿公商人元年 衛成二十三 蔡莊三十四 鄭穆十六 曹文六 陳靈二 杞桓卒十五 宋昭八 秦康九 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户化反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乘去聲 載上聲 同傳去聲

胡傳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朱岐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會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爲去聲

夏曹伯來朝 左傳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公羊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共音恭 己音杞 佚音逸 說音悅 帥入聲 遠去聲 句古侯反 鼆莫幸反 行去聲

胡傳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鄉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假魯人以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救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朝音潮　使去聲　婼勑略反　帥去聲　還音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胡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叔孫婼異者無所書而不與王命譏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秋齊

難去聲下同　與去聲

人侵我西鄙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胡傳]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若以為略之也八國皆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異於夷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鄭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

復扶又反　與去聲　見音現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王故也 [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胡傳]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音孚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朝音潮　女音汝　守去聲

[周]匡王[成]二年 十有六年 晉靈十　齊懿二　衛成二十四　蔡文公申元年　鄭穆十七　曹文七　陳靈三　杞桓二十六　宋昭九弑　秦康十　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盟

朔音　復扶又反　見音現　與音預

梁傳]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疾也[公羊傳]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胡傳]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之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公作犀丘穀作師丘公羊疏作菑丘[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穀梁傳]復行父之盟也○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傳]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處上聲　暴步卜反

[胡傳]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

訾音咨　阪音反　句音鉤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傳]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知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二國而楚不稱師戒楚之罪詞也

上上　詒以支反　數音朔　並去　饋其位反　紓音舒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作處臼[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

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
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
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
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
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
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
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公羊傳】弑君者曷爲
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
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胡傳】此襄夫人使甸人弑之也而書宋人者
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
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若有罪
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當臣矣况
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
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
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
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
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
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
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
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
君而見殺於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
弑其君而不能止之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
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
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
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亥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 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文二鄭穆十八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胡傳】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
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
乃其職也後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
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
稱名氏貶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恆
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公作聖【左傳】有齊難是以緩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 **諸侯會于扈**【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

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
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
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
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
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
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
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
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
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
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
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
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
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
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
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
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
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

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
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
為質焉

質去聲

胡傳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
秋正宋人為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
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
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
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附錄 左傳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
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
于晉

歜昌欲反 邥音審 大音泰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
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
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
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有八年 壬子 匡王四年 晉靈十二 齊懿四弒 衛成二十六 蔡文三 鄭穆十九 曹文九 陳靈五 杞桓二十八 宋文二 秦康十二卒 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 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
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
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
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
薨 穀梁傳 臺
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
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
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
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
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
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
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歜昌欲反 掘其月反 刖音月 驂七南反 抶敕乙反 女音汝下同

胡傳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
使歜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
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
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
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
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
篡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
是以能齊其惡天下脅為斂斃而莫之遏
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
貸於公有司是以財施齊國之人也齊人
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
倫弒其國君則醜而以為之臣而不能討
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
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
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
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
成而亂臣
賊子懼

刖音月 驂七南反 乘去聲 施去聲 熄音息 貸 醜音 塞先內反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 左傳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
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
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
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立而欲親魯許之 穀梁傳 使舉上客而不
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數之也

長上聲 屬音燭 見音現 數上聲 使去聲 並 見音現 為去聲

胡傳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
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
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
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
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
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
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
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帑音奴　見音現下同　使並去聲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

胡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

父音甫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胡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興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大音泰

季孫行父如齊〇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魅音昧 魑音癡 數音所　幾平聲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公羊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附錄】【左傳】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四傳卷之十八

春秋四傳卷之十九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齊 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詳見文公元年

晉 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宣十二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宣十七年郤克為政

衛 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蔡 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 魯宣公十年靈公弒子成公午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詳見文公元年

邾 詳見文公元年

許 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邲音弼 共平聲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于楚莊王以伯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晋于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秦 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匡王五年 元年 晋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與去聲

胡傳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傳尊君命也

胡傳 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賂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

夫音扶

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見音現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傳尊夫人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胡傳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illegible]坰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毋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毋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胡傳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極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

父音甫

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胡傳]放猶屏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皆朕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胡傳]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夷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

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傳]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成後臣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肩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

[胡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爲去聲 共平聲 還音旋 亟欺冀反 見音現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穀梁傳遂繼事也

胡傳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人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諸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穀梁傳善救陳也

傳去聲 數上聲

胡傳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過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之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聚而稱人諸侯之會而不序今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公作斐林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

數上聲

也

胡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公羊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諼許元反 傳去聲 見音現 燕平聲

胡傳崇在西上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諼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而異矣而專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胡傳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

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代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服則何以代人矣

庚申 匡王六年崩

二年 晉靈十四弒齊惠二衛成二十八蔡文五鄭穆二十一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四秦共二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 左傳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胡傳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賁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適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胡傳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情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胡傳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卻不入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而不許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不將擇宋而一討乎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illegible]爲末流之告此[illegible]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皐公作得【左傳】晉靈

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胡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赦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醜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憯乎意今以此非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徵大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詐討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大鄧亳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附錄】【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

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定王元年

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作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辛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秦共六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胡傳]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杞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脩弔禮而自拓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見音現　大音扶

猶三望

[左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胡傳]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

爲去聲　與音預

葬匡王

[胡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附錄][左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郔音延

楚子伐陸渾之戎

渾戶門反公作賁渾戎后同穀無之字[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雒音洛　勞去聲　螭知反　底音旨　郟音　處上聲

[胡傳]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所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左傳]鄭即晉故也

偝背音

胡傳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憯竊僞邪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左傳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傳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illegible][illegible]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之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大音泰

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

丙辰 定王二年 四年 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夷元年弒曹文十三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六秦共四卒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傳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傳 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向式亮反下同

胡傳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平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illegible][illegible]君是也雖以勢力强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水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强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

强上聲 夫音扶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

見音現

長上 辭並去

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夫音扶

【胡傳】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使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生以害仁而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孰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也必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堅[illegible][illegible]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杖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非歸之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所制矣

比去篡下同夫音扶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上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利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惡聲音王烝上鼓音滸虎扶反音汰末烈乎入邔云
去圄語音澨炊音盤音楚云射石他反音若敖音

【附錄】【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邔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邔淫於邔子之女生子文焉邔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邔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夢平聲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妻去聲箴之金反

冬楚子伐鄭【左傳】鄭未服也

丁巳 定王三年

五年 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八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三宋文七秦桓公榮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左傳】書過也

○秋九月

爲去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

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胡傳】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歷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産辭而郤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胡傳】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君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爲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冬來反馬也【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穀梁傳】及者若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及使得歸之意也

【胡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illegible]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化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險阨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戊午】定王四年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公羊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

無人閽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穀梁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胡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秋八月螽

胡傳 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乎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春秋四傳卷之十九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

宣公二

[己未]定王五年 晉成五 齊惠七 衛成三十三 蔡文十 鄭襄三 曹文十六 陳靈十二 杞桓三十五 宋文十九 秦桓三 楚莊十二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胡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劝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胡傳]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强陵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矣格天之精意闕矣

[附錄][左傳]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胡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穀梁傳]諸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與去聲下同 歃所洽反 閒音閑 惟… 知去聲 爲去聲

[庚申]定王六年 晉成六 齊惠八 衛成三十四 蔡文十一 鄭襄四 曹文十七 陳靈十三 杞桓三十六 宋文十四 秦桓四 楚莊十三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胡傳]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使之使去聲下同 積七到反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大音泰

[公羊傳] 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穀梁傳] 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去起呂反

[胡傳]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以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大夫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以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爲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大音泰 籥餘略反下同

[左傳] 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去上聲

[胡傳]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禮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

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作熊氏

[胡傳]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見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娶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銜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止可得何

繇直流 救反 屬音燭 [illegible]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

[經][左傳]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諜徒協反

[胡傳]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復扶又反 惡去 [illegible]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鄝

[左傳]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還音旋 與音預

[胡傳] 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爲中國患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被皮寄反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附錄 左傳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傳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胡傳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姒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傳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傳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胡傳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乎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大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塴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

傳去聲

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列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爲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成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安以制喪事春秋之吉也

城平陽 左傳 書時也 **○楚師伐陳** 左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周定王七年

九年 晉成七卒 齊惠公九 衛成三十五卒 蔡文十二 鄭襄五 曹文十八 陳靈十四 杞桓三十七 宋文十一 秦桓五 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傳 春王使來徵聘 **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胡傳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左傳 言易也 公羊傳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

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八月滕子卒昭公世子文公壽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

胡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故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棄於會反而有辭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將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畏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侯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傳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臨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敗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左傳因其喪也

胡傳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下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加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自是晉楚交伐鄭 左傳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傳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冶音也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

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衵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何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苟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胡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在事輔之罪矣泄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微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泄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泄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絜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壬戌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孺元年齊惠十卒衛穆公速元年蔡文十三鄭襄六曹文十九陳靈十五弒杞桓三十八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傳】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胡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勿歲牲朝于齊延蹶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齊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

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胡傳】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其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衆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一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此

【胡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秋公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其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

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夏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傳]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洩冶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幾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胡傳]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劉康公來報聘 [公羊傳]下同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胡傳]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不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傳]繹公作蘱師伐邾取繹

[胡傳]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不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魯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聘鄭止此[左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胡傳]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伐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脩聘小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由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

[胡傳]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顏為其埋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衆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彊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如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爵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衆以傳稱案於也

[附錄][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

[癸巳]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十四鄭襄七年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傳蕞作夷陵 [左傳]楚子伐鄭鄭及楚平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胡傳]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晉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與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附錄][左傳]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

函欑才端反[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穀梁傳]不言反外狄也

[胡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傎音顛 見音現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

[胡傳]稱人者衆辭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也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同惡之惡去聲 見音現 傳爲少去 轘音患 使去聲 舍上聲 與音預 下如字 復扶又反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爲去聲 少去聲 懸音玄 使去聲 女音汝 蹊音兮 儕仕皆反 復扶又反 父音甫

[胡傳]此一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戮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請亂齊楚討於討賊復與以自驗其罪而楚其不能參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窮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洩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與幾乎

[附錄]

[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下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三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晉景三 齊頃二 衛穆三 蔡文十五 鄭襄八 曹文二十一 陳成二 杞桓四十 宋文十四 秦桓八 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或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胡傳]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

圍曷爲惡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王國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音弼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長上聲少去聲下同　更平聲　辟音避　旌[illegible]　射[illegible]同　菆[illegible]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
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
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
長晉國是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
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
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
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
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
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
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
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從十用反　使去聲　挑上聲　好去聲下同　喪去聲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
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
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
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
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
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
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
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
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
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
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
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
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
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元濟潘黨既[illegible]

說音稅下同　軘音屯陳去聲　先人之先去聲下同　拒音矩下同　[illegible]

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
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
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
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
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
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
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
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
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
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

殿去聲　隊直[illegible]反　[illegible]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
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
始亦必以左是以從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
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
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
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
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
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
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
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
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

郯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其以成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胡傳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敗而使晉主之偏與常詞異乎按必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小將皆具官不欲勸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大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謙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華去聲 拊音撫纊音曠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胡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減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減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速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以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加以禮訓心至於驕溢充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其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惡去聲 傳斷並去 伯音霸 [illegible]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胡傳晉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晉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被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終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既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為去 要平 [illegible] 乾[illegible] 好去 [illegible]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傳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遠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illegible]

定王十 [乙丑] 一年

十有三年 晉景四 齊頃三 衛穆四 蔡文十六 鄭襄九 曹文二十二 陳成三 杞桓四十一 宋文十五 秦桓九 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傳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討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

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此詞干伐而得其情

秋螽（災公作）○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縠殺作穀音同左傳）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胡傳 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閒悛不仁昔邲馬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偏出而臾騈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附錄 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使去　說音悅）

周定王十二年 晉景五 齊頃四 衛穆五 蔡文十七 鄭襄十 曹文二十二卒 陳成四 杞桓四十二 宋文十六 秦桓十 楚莊十九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復室　之復扶又反下如字）

胡傳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誅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上去聲）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行下孟反）

胡傳 按左氏傳爲邲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見音現）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馮皮冰反　惡去聲　女音汝　使去聲　見音現　華去聲）

胡傳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衆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亦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忘始謀不減至於見伐見闔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貴實爲深若蠻夷圍乎國則亦叨矣

（要平聲　幾平聲）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胡傳]大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國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有五年 [丁卯]定王十三年 晉景六 齊頃五 衛穆六 蔡文十八 鄭襄十一 曹宣公廬元年 陳成五 杞桓四十三 宋文十七 秦桓十一 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夏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為楚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

酆音忠

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酆舒輾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攺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上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傳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詞也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朝音潮　喪去　大音泰　行抗　去聲

附錄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秋螽

夫上聲　朝音潮　遺去聲　闕徒引反　藉子夜反

胡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歷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王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牟婁

胡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古者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胡傳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說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恤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厲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蝝生 蝝悅全反 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胡傳 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illegible]天災而不恤怨民事而不驕而又爲[illegible]重賦以蹙之國之紀無日矣

饑 左傳蝝生饑幸之也

胡傳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宜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廿八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胡傳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淺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獫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盧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郝皮 敦音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左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胡傳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郝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郝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成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 出也

胡傳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後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推所以閔周易叙咸恆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illegible]人婦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附錄 左傳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祖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去

乾音干 應去聲 夫音扶

冬大有年 穀梁傳 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胡傳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螟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

已 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也在位三十年子甯嗣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傳 曰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宜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忽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比必三反 見音現 頃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音短 左傳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

卷音權 斂音廉 使去聲 好去聲 難去聲 焉音煙

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要平聲 鮮上聲 豸直是反

附録 左傳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 左傳 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傳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爲叔肸寵弟在宣公有利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周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辛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 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傳 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真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

陽穀大戒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鞌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

公伐杞〇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音牆鄫穀作繒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傳戕猶殘也捝殺也

胡傳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楚始書卒 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胡傳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以定也奚名爲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傳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計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繼事也

胡傳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至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

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故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使去聲　造七到反　殺色介反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二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　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霸時郤克爲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爲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伐鄭是爲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爲政

衛 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詳見宣公元年

曹 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 詳見宣公元年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牼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傳公元年

楚 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射去 共平聲 中去聲

秦 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夢平聲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穀梁傳]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胡傳]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從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毋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燠於六反 傳去聲 見音現 涸音固 沍戶故反 朝音潮 與音預 並去聲 雹蒲學反

附錄 [左傳]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左傳] 為齊難故作丘甲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耳譏始丘使也

為難並去聲

[穀梁傳] 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胡傳]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乘去聲 廣古曠反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

之立宜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逋鰥寡救乏之困又事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乃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胡傳】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懷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定王十八年

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蔡景三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傳】初魯與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子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傳 亦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亦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郤去逆反 首公穀作手 鞌音安

左傳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

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將去聲下同　難去聲　爲去聲　使從　好呼告　去聲　之王去聲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與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首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胡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

騶音鄒　幾平聲　雍去聲　見音現

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賦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予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爵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矢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

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

邵 召音　扶 夫音

之郤克眹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從
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鞌去國
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
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
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
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
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
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
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
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
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
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
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
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
請五五不克舉國而
授於是而與之盟

〔胡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
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

橫 去聲　扶 夫音　之使 去聲　爲 去聲　與 去聲

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
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
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
于師者楚人自服而來盟也盟于召陵者
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
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
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怨欲雪一笑
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
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
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
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
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
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
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
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
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
強有力不與焉亦
可謂深切著明矣

鄍 冥音　蜃 市忍反

〔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
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
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
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
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
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〇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遬〔左傳〕九月衛穆公卒
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
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
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錄〕〔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
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
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

去 上聲　喪 去聲　予 上　要 平聲　女 汝音　去 上聲　行 抗音　從 去聲

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
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
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
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
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
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
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
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
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

處上聲　錮音　見　下同　大音　勞　去聲

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
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
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
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
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
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
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
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
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
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
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
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

處上聲　好去聲

取汶陽田 汶音問[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自嬰齊始[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

濟上聲　彊上聲　冠　斲竹角反　鍼之林反　紝　質音致　質去聲

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
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
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
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
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
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
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
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
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
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
人許平[穀梁傳]楚無大夫
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胡傳]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

行去聲　遠去聲　憯七感反　說音悅　華去聲　去上聲

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而懲忿窒慾之脩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改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書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胡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公事而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附錄】【左傳】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干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與去聲 要平 好去聲 見音現 任音壬 扶大音 辟音避 湎音免 勞去聲 大音泰 從去聲 相去聲 邲音必 鄤莫半反 背音佩

【癸酉】定王十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九年臧元年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胡傳】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見音現　處上聲

胡傳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爲常事則何以書繚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以㩁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爲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可居

乙亥葬宋文公

殺難並去聲

胡傳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竟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浮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後心至於秦漢之間竊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永戒哉

勝平聲　見音現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〇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〇公至自晉

朝音潮

胡傳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勝平聲　好去聲下同

附錄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將去聲　斂去聲

胡傳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反公作將咎穀作牆咎）[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遂盟之於是始）[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胡傳]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若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行音杭　見音現下同　惡之所惡去聲

鄭伐許

[胡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所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和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略而從告乃貫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夫音扶　幾平聲　憑音

[附錄][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行去聲　為去聲　賈音古

[甲戌]十年（定王二十）四年（晉景十三　齊頃十一　衛定二　蔡景五　鄭襄十八　曹宣八　陳成十二　杞桓五十　宋共二　秦桓十八　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左傳]歸叔姬故也○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城鄆（運公作）○鄭伯伐許[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

易去聲

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復扶又反

胡傳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以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附録 左傳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乙亥 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十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朝音潮

胡傳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也所爲世戒也

爲去聲下同

附録 左傳 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舍上聲

仲孫蔑如宋 左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左傳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

傳直專反 辟音避

梁山崩 左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爲去聲 夫音扶

胡傳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

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類具存其可忽諸

附錄 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傳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三

成公二

丙子簡王元年 六年 晉景十五 齊頃十四 衛定四 蔡景七 鄭悼二卒 曹宣十 陳成十四 杞桓五十二 宋共四 秦桓二十 楚共六 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 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胡傳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 鄟音專 左傳言易也 公羊傳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係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鄟國也

胡傳 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

爲如字 傳去聲 比必二反 父音甫 相去聲

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所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逐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寗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樂音洛 將去聲 易去聲 夫音扶 說音悅

附錄 左傳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將去聲 爲去聲

夏六月邾子來朝〇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 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〇壬申鄭伯費卒 費音秘 左傳 六月鄭悼公卒 〇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 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 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知去聲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 左傳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〇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〇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 左傳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

夫音扶 背音佩 爲惡並去聲

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傳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降戶江反 幾平聲

丁丑 簡王二年 七年 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陳成二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音奚 穀梁傳 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斛音求

胡傳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十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慮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郯 郯音談 吳始見經 左傳 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爲去聲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相去聲

附錄 左傳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 夏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長上聲

胡傳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濵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并去聲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

數音朔 背音佩 見音現 將去 與去 橫去聲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共要並平聲 遺去 惏音藍 罷音皮 使去聲 夢平 說音悅 陳去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惡去聲

○冬大雩[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衛孫林父出奔晉[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戊寅]簡王三年

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行去聲 喪去 妃音配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復扶又反 易去聲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悍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魯

知去聲 夫音扶　共音恭　稱去聲

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公孫嬰齊如莒［左傳］聲伯如莒逆也○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傳］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胡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法也

夫音扶　去上聲 見音現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晉討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見形甸反 朝音潮 更平聲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召音邵 賜公命穀作錫命［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胡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附錄］［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左傳］來歸自杞故書○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胡傳］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因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復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

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共平聲

衛人來媵 媵盈去又音剩 [左傳]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公羊傳]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傳]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從去聲 夫音扶

[胡傳]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

[己卯] 簡王四年 晉景十八 齊頃十七卒 衛定七 蔡景十 鄭成三 曹宣十三 陳成十七 杞桓五廿五 宋共七 秦桓二十三 楚共九 吳壽夢四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 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公羊傳]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傳]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爲去聲

[胡傳]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愼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

行去聲 鄫音潛 復扶又反

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爲去聲 要平聲

[胡傳] 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諭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致逆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夫音扶下同 射音亦 句古侯反 要一遙反 復扶又反 或與歟同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附錄] [左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公羊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

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晉人來媵

[左傳]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見音現　行去聲　爲去聲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遺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

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帥入聲[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以爲親者諱疾

使去聲　爲去聲下同

[胡傳]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處上聲　夫音扶

要平聲

[附錄][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泠力丁反　操七刀反下同　語去聲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夫音扶　菅古顏反　蒯苦怪反　蕉在遥反

復 扶又反　與 去聲　比 必二反　為使 並去聲

胡傳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閒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胡傳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 城中城 左傳書時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胡傳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城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乎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使好 並去聲　大 音泰　使 去聲　殖 市力反　衎 苦旦反　質 去聲　壞 音怪 下同

附錄 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庚辰 簡王十年 晉景十九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共八秦桓二十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

附錄 左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 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反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附錄 左傳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傳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公無此三字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三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四

成公三

周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 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 犨尺由反

左傳 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附錄 左傳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

華戶化反　類苦果反　背音佩　難去聲

子岩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王 年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晉厲二　齊靈三　衛定十　蔡景十三　鄭成六　曹宣十六　陳成二十　杞桓五十八　宋共十　秦桓二十六　楚共十二　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　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傳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傳　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惡去聲　偪音逼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慤苦角反　要平聲下同　見音現

胡傳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罷音皮　偃於建反　惡去聲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　左傳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隊音墜　間去聲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傳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

相去聲　縣音玄　莫音暮　好去聲　施去聲　貺音況　遺去聲　間去聲　共音恭　宴音燕

附錄　左傳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語去聲　夫音扶

王 年　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晉厲三　齊靈四　衛定十一　蔡景十四　鄭成七　曹宣十七　陳成二十一　杞桓五十九　宋共十一　秦桓二十七　楚共十三　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魚綺反　左傳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偁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

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朝音潮下同 見音現

胡傳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徃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朝

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使去聲 子上聲 大音泰

附錄 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曹伯盧卒于師 盧左作廬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穀梁傳葬時正也

守去聲

甲申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晉厲四 齊靈五 衛定十二卒 蔡景十五 鄭成八 曹成公負芻元年 陳成二十二 杞桓六十 宋共十二 秦桓二十八卒 楚共十四 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強上聲 見音現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摯

惡去聲 相去聲 饗音嚮 汙去聲

由上致之也

胡傳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見音現 中去聲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於戚而甚善晉大夫○

衎古旦反 大音泰 內音納

秦伯卒

乙酉 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 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鄭成九曹成二十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穀梁傳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使去聲 相去聲

胡傳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作歸之于 左傳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穀梁傳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胡傳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見音現 惡去聲 守去聲 大音泰 夫音扶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 宋共公卒○楚

背音佩

子伐鄭【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

向式亮反少去聲帶音帶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澨音筮陴毗女父

向式亮反華去聲共音恭平聲　重平聲殺去聲　背音佩

【胡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郤音犂難好惡皆去聲

【附錄】【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咎其九反鰌音秋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左傳】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胡傳】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

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乎相于向意狂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姝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葉舒涉反[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丙戌]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傳]雨水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附錄][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左傳]滕文公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附錄][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於斬反[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音偃[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五百八十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

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

規音現

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規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急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大音泰

難去 女音汝 守去 將去聲 爲去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居巳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行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孫去 辟 橫雜 並去 聲書 音偏 塞先則反 應於證反

公至自會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附錄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會伐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

食使知並去聲　復扶又反　易去聲　舍上聲

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曹伯歸自京師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其歸次之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父音甫下同　去上聲下同　斃婢世反　夫音扶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舍如字苕音條公作招章遜上蹻二反左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執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相衣並去聲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左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公至自會

附錄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胡傳〕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於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丁亥 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晉厲七 齊靈八 衛獻三 蔡景十八 鄭成十一 曹成四 陳成二十五 杞桓六十三 宋平二 秦景三 楚共十七 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左傳〕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左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附錄〕〔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傳〕尋戚之盟也〔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穀梁傳〕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設[illegible]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行
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
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
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
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穀梁傳自禍於是起矣○

楚人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附錄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晉厲八、弒 齊靈九 衛獻四 蔡景十九 鄭成十二 戊子簡王十三年 曹成五 陳成二十六 杞桓六十四 宋平三 秦景四 楚共十八 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
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
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
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
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
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
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胡傳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
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
理而用刑罔不以大寬釋當誅之賊亦不
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
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
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
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
弒晉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
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
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
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爲一奚獨於
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
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闕略如此乎學者深
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
也而後可與
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甲
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
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
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
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
也

附錄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
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
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
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
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
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
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
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
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
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
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
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焉於虔反　行音杭　乘去聲　共平聲　朝音潮
長上聲　乘去聲　爲難並去聲　湫焦上聲　朝音潮　相去聲　共平聲　大音泰　長上聲

朝音潮　郟音夾　向式亮反　乘去聲　還音旋　吾音魚　鉏床魚反　釁許覲反　塞入聲

公如晉 左傳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饜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胡傳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朝音潮下同　昏同婚　勞力報反　語去聲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傳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附錄 左傳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華戶化反　見賢遍反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左傳 書不時也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 言道也 穀梁傳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華戶化反　還音旋　知去聲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乞師止此 魴音房公作彭 左傳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杼直呂反 虛起居反 朾他丁反 左傳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 書順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四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五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王立 魯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襄三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詳見成公元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爲政 襄七年知罃爲政 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 襄十三年荀偃爲政 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襄十九年士匄爲政 襄二十五年趙武爲政 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 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爲殤公 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 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弒于靈公般立

曹 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

滕 詳見成公元年

陳 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杞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 襄三十一年黎比公弒子展輿立

邾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 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 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子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爲令尹 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爲令尹 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爲令尹 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襄十五年子庚爲令尹 襄二十一年子南爲令尹 二十二年薳子馮爲令尹 襄二十五年子木爲令尹 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麇立

秦 詳見僖公元年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 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 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己丑 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 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 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公羊傳 宋華元曷爲

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胡傳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新意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為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胡傳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平(?)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救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以其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徇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

訃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胡傳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並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衣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庚寅 靈王元年

二年 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附錄 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反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

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殺梁霄其曰衛竊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附錄 虎牢鄭地故所制邑至漢爲成皋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倫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拔城行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隘大易之亂也故亦消也以爲國大君

下之所謂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之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後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乎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列國 靈王二年 三年 晉悼三 齊靈十二 衛獻七 蔡景二十二 鄭僖公髡頑元年 曹成入陳成二十九 杞桓六十七 宋平六 秦景七 楚共二十一 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彊自此始 左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附錄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夫音扶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好易皆去聲

［胡傳］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知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乎近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識之也夫王以下諸侯必悖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惡去聲下同夫音扶下同女音汝　稱平　見音現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始於此［左傳］陳請服也［公羊傳］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附錄］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爲去聲　行音杭　辟音避難去聲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知去聲

四年周靈王三年　晉悼四　齊靈十三　衛獻八　蔡景二十三　鄭僖二　曹成十　杞　陳成三

十辛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
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朝音潮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左傳】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孫去聲 放上聲

【胡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逵禮以爲孝語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知去 合上聲 與去 使去 勞去

夏叔孫豹如晉【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長上聲 爲去聲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左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冬公如晉【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陳人圍頓【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浞仕角反 相去聲

【附錄】【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聽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

澆于過澆殪于戈㱩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癸巳靈王四年

五年 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

附錄

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秋大雩** 左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胡傳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內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鄭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穀梁傳善救陳也○辛未季孫行父卒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靈王五年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左傳秋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夏宋華弱來奔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左傳鄫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胡傳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廢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戕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薛鑑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乙未靈王六年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春郯子來朝左傳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小邾子來朝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城費費音秘左

費音秘下同　夫音扶　相並去聲　衣去聲　父音甫　墮許規反　見音現

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遂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傳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遂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

好去聲下同　朝音潮　相去聲

八月螽

附錄　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

委蛇皆平聲　大音泰　朝音潮　相去聲

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或作隔于軌反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髠頑如會　髠苦門反　穀作髠原　公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鄵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　左傳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髠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傳去聲　瘧音虐　爲去聲　夫音扶

胡傳按鄭僖公二傳皆以爲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爲赴又順

下爲字去聲　夫音扶　亟去吏反　行去聲　祭側介反　去上聲

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拒則以嫡毋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海授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變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信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人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爲去聲　朝潮音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附錄】【左傳】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濕後同【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向式亮反　朝潮音

【胡傳】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

夫音扶　溴古闃反

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賤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賤而稱人譏其始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左傳】以疆鄫田○秋九月大雩【左傳】旱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

共音恭　罷音皮　背音佩　處上聲　索所白反　女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

馮音萍　見音現　大音泰　句音鉤　比必二反

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熏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

復扶又反　見音現

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僕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丁酉】靈王八年

九年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鄭簡二曹成十四陳哀五杞孝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災公作火

畚音本 綆古杏反 [illegible] 下同 [illegible] 下同

左傳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公羊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

咮竹又反 閼於葛反 相去聲

爲去聲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長上聲 與去聲 雃苦田反

附録 左傳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少去聲下同 行音杭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作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

盟于戲 戲許宜反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盛平聲 暴步卜反 從去聲

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胡傳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歸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附錄 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附錄 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五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十年戊戌靈王九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莊加反左傳春會于柤會吳于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傳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公至自會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附錄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長上声 喪去聲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書盜始此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喪守 乘並去声 惡去声

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胡傳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間有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知去聲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楚人亦還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扶去音

胡傳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爲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爲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去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爲鄭敵也[illegible]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

夫音扶

復成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以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會荊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處上聲

公至自伐鄭

附錄 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

相去聲下同 勝平聲

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己亥】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穀梁傳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乘去聲下同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

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兵而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鑑也

見音現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幾平聲 辟音避 場音亦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

盟而動知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二駕之二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戍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蒲洛反公穀作京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從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胡傳程氏曰會于蕭魚鄭人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良宵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晉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穀梁傳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庚子 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晉悼十二 齊靈二十一 衛獻十六 蔡景三十一 鄭簡五 曹成十七 陳哀八 杞孝六 宋平十五 秦景十六 楚共三十 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邰下同 公羊傳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

鄆 公作運 左傳 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公羊傳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梁傳 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胡傳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魴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 左傳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附錄 左傳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附錄 左傳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辛丑 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 齊靈二十二 衛獻十七 蔡景三十二 鄭簡六 曹成十八 陳哀九 杞孝七 宋平十六 秦景十七 楚共三十一卒 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邿 邿音詩 邿公作詩 左傳 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公羊傳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附錄 左傳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

夫音扶　馮音憑　少去聲　共音恭　易去聲

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附錄 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附錄 左傳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

焉於虔反　其使去聲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壬寅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晉悼十四　齊靈二十三　衛獻十八　蔡景二十三　鄭簡七　曹成十九　陳哀十　杞孝八　宋平十七　秦景十八　楚康王招元年　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丑邁反公作蠆後同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逖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

女音汝下同　與去聲　嗥戶羔反　掎居綺反　踣蒲北反　逖湯歷反　與音預

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傳 使聘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若人之體豈爲得哉

附錄 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秦 兵爭

止此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幷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以巾櫛事先君而暴

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寗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胡傳】按左氏衛寗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史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寗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為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毋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侯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咎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

【附錄】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附錄】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

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閱音悅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行音抗

附録 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 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一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〇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

聞去聲 間去聲

胡傳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監平

附録 左傳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〇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行戶郎反下同 乘去聲 質音致 女音汝 相去聲下同 易去聲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〇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〇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〇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喪去聲　爲去聲

附錄○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周靈王十五年 辰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十殤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湨古闃反左傳晉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傳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乘去聲　向式亮反

胡傳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雖

春秋四傳卷三十六　九

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成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此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與去聲　豈之夫音扶　見音現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作圍郕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大雩○冬叔

使去聲　相去聲　爲去聲　復扶又反　好去聲

春秋四傳卷三十六　三十

行音杭 父音甫

孫豹如晉【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乙巳 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殤三蔡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十二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苦耕反公穀作瞷音閑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爲悼公 ○宋人伐陳【左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缾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洮高厚上左無齊字【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左傳】爲齊故也

飲去聲 重平聲 詢音[illegible] 聊音 唁音彥 杙音弋 抉烏穴反 比音[illegible] 鈹音披

【附錄】【左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舍上聲 瘈音制 大音泰 爲去聲 黔音琴 辟音避 苴七余反 菅音姦 鬻音粥 苫[illegible]

丙午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二十二殤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左傳】春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胡傳】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下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朝音潮 贄[illegible]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櫞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猶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數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懸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見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梁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穀梁傳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六

濟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師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師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七

襄公三

丁亥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晉平四 齊靈二十八卒 衛獻二十三 殤五 蔡景三十八 鄭簡十二 曹武公滕元年 陳哀十五 杞孝十三 宋平二十二 秦景二十三 楚康十六 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何公作阿 [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取邾田自漷水 漷好虢反又音郭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 [穀梁傳]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illegible]穀

之仰齊雨焉若常齊之其天○葬曹成公○
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附錄 左傳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左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

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傳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胡傳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附錄 左傳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左傳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胡傳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

去上聲下同雖去聲　號平聲

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附錄　左傳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開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郛　左傳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

承命　○城武城　左傳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附錄　左傳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必不有其宗

戊申　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遨　後同　左傳　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左傳　亥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

向式亮反

邾　左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穀作濕　左傳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胡傳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　左傳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

與去聲　去上聲　遠去聲

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穀梁傳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　左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附錄　左傳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

呼去聲　向式亮反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己酉】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殤七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胡傳】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援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附錄】【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

夫音扶　妻從並去聲　去上聲　見音現下同　夫音扶　復扶又反　燕平　上聲　瘠在亦反　幾平聲　好去聲施去聲　知去聲下同

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
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
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
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
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
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
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
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
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
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
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
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
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
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
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
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
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
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
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
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
轘轅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曹伯來朝 左傳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于商任 任音壬 左傳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
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
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
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
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
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
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
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
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
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
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
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附錄 公羊傳 十有一
月庚子孔子生

庚戌 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 晉平七齊莊三衛獻 二十六殤八蔡景四
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 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 左傳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
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
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
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
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
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
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
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

酎音 嚮下 同見 溴閒 與去 烝罷 音皮 翦如 字

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
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
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
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
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
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甞酎與
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
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
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
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
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
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
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錄 左傳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

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
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
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
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
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
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
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
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
有焉

共音恭 少去聲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左傳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
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任平聲 般復 扶又反 平聲

胡傳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
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
掃其社稷不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
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物互與厚
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
摶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
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
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
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乘去聲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 楚觀起有

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
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
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
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於四

焉於虔反 朝如字 轘音患

竟上聲 與去聲

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
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
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
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
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
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
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
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
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
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
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
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大音泰

附錄 左傳 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未出竟
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
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
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舍上聲

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 齊莊四 衛獻二十七 殤九 蔡景四十二 鄭簡十六 曹武五 陳哀十九 杞孝十七卒 宋平二十六 秦景二十七 楚康十 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夏邾畀我來奔 公羊傳 邾畀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隊音墜　長上聲

胡傳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夫音扶　遠去聲　去聲　上聲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傳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爲去聲　帥入聲　難去聲　行音杭　知並去聲　強上聲　夫音扶　縗七雷反　絰大結反　乘去聲下同　女音汝　射食亦反　中去聲

春秋胡傳卷二十七　二十二

爲去聲　分去聲　見音現　召音邵　廣古曠反　殿丁練反

胡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
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旣絕而
復入也出奔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
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
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
子者則或泣或歎臣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
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
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
於鉏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
至此極之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
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晉始伐盟主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
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
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
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
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
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
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
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
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
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
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
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
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
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
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榆公穀作渝左傳禮也公羊傳曷爲先
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穀梁傳言救後
次非救也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

閒去聲　行音杭　帥入聲　適音的　長上聲

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
馬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
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
臧紇爲客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
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
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
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
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
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
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
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
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
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弗聽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
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
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
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
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
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
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
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
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
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
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
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
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
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
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

爲飲並去聲　重平聲　共平聲同下　舍上聲　惡好並去聲　長上聲　惡去聲　夫音扶　辟入聲

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齊侯襲莒【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附錄】【左傳】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王】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殤十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錄】【左傳】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骼庚百反 躒力反 挾於反 射食亦反 部蒲口反 婁路口反 [illegible]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復扶又反 舍上聲 殺去聲 乾音干 沴音戾 語去聲 夫音扶 知去聲

附錄［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周］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 晉平十 齊莊六弒 衛獻二十九殤十一 蔡景四十四 鄭簡十八 曹武七 陳哀二十一 杞文二 宋平二十八 秦景二十九 楚康十二 吳諸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左傳］以報孝伯之師

取去聲　繇直救反　間去聲下同

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

朝音潮　從去聲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淮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枕去聲　舍上聲　相去聲　食音嗣　翣所甲反　蹕音必

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屬之欲反　乘去聲　爲去聲

胡傳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傳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娶云

附錄 左傳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 舍如字 左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直龍反 左傳 齊成故也

胡傳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附錄 左傳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 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傳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

胡傳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

蔑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恕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

父音甫 大音泰 馮音萍 辟婢亦反 圻音祈 衰初危反

舒鳩潰八月○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蠆）

楚滅舒鳩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相去 復扶又反

附錄 左傳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庀匹婢反 度待洛反 鹵音魯 數上聲 偃於建反 町徒頂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 公穀作謁）

輕遣政反 射食亦反 見音現 中去聲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胡傳巢荊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語去聲 解上聲 說音悅

附錄 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

郟音夾

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祭側介反 鍼其廉反 員音云 朝音潮 暴步卜反

甲寅 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殤十二弒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入陳哀二十二杞文三朱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餘祭元年

春

附錄 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強上聲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匹妙反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使去聲 見賢遍反 夫音扶

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守去聲 復扶又反

胡傳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説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説音悅 衎苦旦反 朝音潮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公羊傳此護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説也然

竟音境 大音泰 惡去聲

則易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穀梁傳日歸見知弑也

胡傳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上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待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爲善之意也

附錄 左傳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附錄 左傳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左傳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道之至則欲用
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
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
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
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
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
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
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
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
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 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宋寺
人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
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
公何哉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
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之助
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

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
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
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附錄 左傳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
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
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
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
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
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戍
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
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
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
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

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
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
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
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
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
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
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
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
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
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
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
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
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
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
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
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
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
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
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
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

易去聲 行音杭 熸子潜反 女音汝 幾平聲

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易去聲 夫音扶 說音悅 墮許規反 汜音凡

○葬許靈公

附錄 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其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七